光学原理

[美]E.赫克特 著

[美]A.R.ratcliffe 合著

[美]M.W.Zemansky 合著

[美]R.D.Dittman 合著

[美]A.R.ratcliffe 合著

[美]M.W.Zemansky 合著

[美]R.D.Dittman 合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第一章 自由(1)
- 第2节：第一章 自由(2)
- 第3节：第一章 自由(3)
- 第4节：第一章 自由(4)
- 第5节：第一章 自由(5)
- 第6节：第一章 自由(6)
- 第7节：第一章 自由(7)
- 第8节：第一章 自由(8)
- 第9节：第一章 自由(9)
- 第10节：第一章 自由(10)
- 第11节：第一章 自由(11)
- 第12节：第一章 自由(12)
- 第13节：第一章 自由(13)
- 第14节：第二章 坚持(1)
- 第15节：第二章 坚持(2)
- 第16节：第二章 坚持(3)
- 第17节：第二章 坚持(4)
- 第18节：第二章 坚持(5)
- 第19节：第二章 坚持(6)
- 第20节：第二章 坚持(7)
- 第21节：第二章 坚持(8)
- 第22节：第二章 坚持(9)
- 第23节：第三章 梦想(1)
- 第24节：第三章 梦想(2)
- 第25节：第三章 梦想(3)
- 第26节：第三章 梦想(4)
- 第27节：第三章 梦想(5)
- 第28节：第三章 梦想(6)
- 第29节：第三章 梦想(7)
- 第30节：第三章 梦想(8)

- 第31节：第三章 梦想(9)
- 第32节：第三章 梦想(10)
- 第33节：第三章 梦想(11)
- 第34节：第四章 暂别(1)
- 第35节：第四章 暂别(2)
- 第36节：第四章 暂别(3)
- 第37节：第四章 暂别(4)
- 第38节：第四章 暂别(5)
- 第39节：第四章 暂别(6)
- 第40节：第四章 暂别(7)
- 第41节：第四章 暂别(8)
- 第42节：第四章 暂别(9)
- 第43节：第四章 暂别(10)
- 第44节：第四章 暂别(11)
- 第45节：第五章 伤痕(1)
- 第46节：第五章 伤痕(2)
- 第47节：第五章 伤痕(3)
- 第48节：第五章 伤痕(4)
- 第49节：第五章 伤痕(5)
- 第50节：第五章 伤痕(6)
- 第51节：第五章 伤痕(7)
- 第52节：第六章 背叛(1)
- 第53节：第六章 背叛(2)
- 第54节：第六章 背叛(3)
- 第55节：第六章 背叛(4)
- 第56节：第六章 背叛(5)
- 第57节：第六章 背叛(6)
- 第58节：第六章 背叛(7)
- 第59节：第六章 背叛(8)

第1节：第一章 自由(1)

第一章 自由

经历青春的时候，好像什么东西都是易碎的，爱情、友情、梦想，昨天的我们还举着酒瓶大声谈笑，第二天就会莫名其妙的难过。

到底有多少人为了青春而泪流成河，又有多少人路过了青春却忘记了祭奠?

三年以前，也许是更早吧，我拿刀刺伤了一个人，却意外的被街边的摄像头录了下来，那段录像把我送进了监狱，就这样，三年过去。

我低垂着头站在监狱的门口，呼吸着自由的空气，靖文迎面走来。

我笑，靖文也笑。

三年以前，我在一个酒吧工作，是那里的驻场歌手。我拥有一支乐队，我们在台上演奏摇滚乐，所有的年少轻狂，所有的憧憬和梦想都在我们的歌声中挥洒出来，给所有的人听，包括靖文，可是因为我的一时冲动，梦想连同现实的一切都从我身边远离，面对我的只有冰冷的四面高墙。

监狱的那段岁月我不想多说，当我走出大铁门的那一刻，我还觉得自己是一个人，就已经是一种胜利。

靖文抱着我的时候哭了，这三年里，她经常去监狱看我，却从来没有哭过，我知道靖文是故作坚强，她从来都是这样一个女孩儿，她伪装的坚强已经让我习惯了，直到我自己都认为那是真的，而突然触及她的泪水，我竟然有些不知所措。

"走，回酒吧吧。"我说。

"酒吧已经被李哥卖出去了。"靖文说，依然抱着我，越抱越紧。

这个消息让我有些震惊，我问："什么时候？"

"你入狱的第二年。"

靖文告诉我，我们乐队散了以后，"七天"酒吧的生意日益惨淡，老板李哥也无能为力，眼看着收益每况愈下，李哥对唯一留在酒吧的靖文提出了将它卖掉的消息，靖文无力的答应了，她知道这是本不属于她的东西，没有权利再去占有，这两年，靖文一直住在大学同学的家里，还有一个男孩儿，是她同学的同居男友，靖文在那里一直是一个尴尬的角色，她除了要忍受寄人篱下的酸楚，还要亲眼目睹别人在她眼前，上演那些她失去已久的甜蜜爱情。

"对不起。"我对靖文说，我不知道该再说些什么，只有深深的抱歉。

"别这样说，你能回来，一切都好了。"

这城市上空的空气第一次让我感觉那么的舒服，失而复得的自由让我把这三年来所有的委屈和怨恨都放在了身后。

然而现实依然要去面对，现在酒吧没了，我直接失去了工作和住所，当务之急是找一个地方落脚。

靖文似乎也读懂了我的心事，她说："我们一起去看房子吧，我同学住那地儿附近就有房子租，还挺便宜，我们去找房东问问。"

第2节：第一章 自由(2)

我点点头，和靖文上了一辆出租车。

车在一个偏僻的小区停下，靖文领着我走进一个旧楼，楼梯扶手已经破败不堪，楼道里堆满了乱七八糟的纸箱和破自行车，爬到三楼，靖文敲门，一个女孩儿开了门。

"何梦，这是我男朋友，艾熙。"靖文向女孩儿介绍我。

"你好。"何梦伸出手，我也伸出手，我手很脏，刚出狱的犯人的手都脏。

这两年里靖文就一直住在何梦这里，房子不大，还算干净，何梦的男朋友也在，他个子不高，估计还不到一米七，皮肤很黑，不知道是因为晒得还是因为没洗澡。

何梦招呼她男朋友："吴宇哲，这就是艾熙。"

"哦。"吴宇哲转过头看看我，又不屑的转回去接着看电视，我估计当时我的眼神肯定特无辜，刚出狱的犯人眼神都无辜。

靖文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尴尬，过来拉着我说："来，看看我的房间。"

她把我带到一间很小的屋子，大概只有十平米左右，我看着这房间的时候有一种想哭的冲动，我紧紧咬着嘴唇，如果只是靖文一个人，这样一间屋子也足够了，可是我看到屋子里放满了我的东西，我的吉他，我的音箱，我的CD，我的摇滚杂志和我曾经穿过的印有乐队LOGO的T恤。

屋子里三分之二的东西都是我的。而且，一尘不染。

靖文拿过一把箱琴，递给我，问："还会弹吗？"

我接过来，轻轻抚摸琴颈，在那个刻满我们青春的酒吧，这把琴曾经陪伴我演出无数次，我和吉他一起唱歌给别人听，一起唱歌给我们自己听，那时的青春、爱情和疼痛，我们都曾一起目睹。

我的手指慢慢的扫过琴弦，一瞬间，熟悉的声音又在耳响起，连那边的何梦和吴宇哲都回头看过来。

"怎么样？"靖文的眼神充满光芒，似乎在期待什么东西。

"跑弦了。"我说，又把琴立回墙角。

"我们这的房子都是这个价儿，您要不租就得了，别跟我划价。"房东是一个中年妇女，说起话来唾沫横飞，我和靖文根本插不进嘴。

"您二位商量好了没有啊，我这儿一会儿还有事儿呢。"房东接着催我们。

我和靖文互相对视了一下，靖文说："那就这个吧。"我点头同意。

下午我和靖文收拾了一下自己的新家，把家当都搬了进去，还买了新的窗帘和简单的厨具。何梦和吴宇哲也过来帮忙，但吴宇哲基本上就是站那看着，双手掐腰跟工地的包工头似的。

收拾好了之后，我坐在床上抽烟，也递给吴宇哲一根，我看着这个地方，破败的墙壁潮湿的屋子，还有穿着脏衣服的靖文，有一种落寞的感觉，似乎这屋子里的一切都静止了，像是大师笔下的印象派油画，夕阳透过窗子，照在一个女人孤独的背影里，那个女人正是此刻弯下腰绑起头发的靖文。

第3节：第一章 自由(3)

靖文为了我竟然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再也没有她从前的夺目光泽，我内疚不已。

"想什么呢？"靖文坐在我旁边，开心的笑。

"没事儿，你也歇一会儿吧。"我说。

"嗯，好。"靖文从我放在床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根。

我注意到了，似乎唯一没有变的，就是靖文抽烟时的神情，还是那么的寂寞。

房子的事解决了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要找一个工作，我们的房租是三个月付一次，第一期的房租是从靖文在一家餐馆打工赚来的，现在已经没剩下多少了，实际上靖文打工这件事我在监狱里也一直不知道。

我去楼下的报刊亭买了很多带招聘广告的报纸回来，一个一个的念："大型古装电视剧开拍，招聘群众演员，30-50/天，主要角色有：太监、宫女、带刀护卫、平民等。"

"不行不行，"靖文说，"跑龙套不适合你。"

"那你听听这个，"我接着念："广源俱乐部招聘服务生若干名，待遇优厚，月薪不低于6000元，注：特殊服务，请慎重考虑。"

"不行，这什么广告啊，这都能登。"靖文一听到"特殊服务"，立刻回绝。

"那我再看看。"我接着翻下一张报纸，"酒吧歌手一名，要求才华出众．．．．．．"我停了下来。

靖文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她没说话，只是用一种我曾经很熟悉的眼神看着我，这眼神曾在我入狱之前，无数次的出现在我面前。

"艾熙，我了解你，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你，你心里有一个从来未曾磨灭的理想，艾熙，是时候重新开始了。"靖文深情的说。

"艾熙。"靖文又把吉他拿过来，"给我唱首歌吧。"

我看着她，她的面容憔悴，以前的靖文，梳着短发，眼神中透着一股忧郁，而现在这忧郁眼神的背后却有一种沧桑感，三年的时间，她除了等待一个从监狱出来的男朋友，是否同时也在等待曾经的一种生活呢？就是那种为了理想而奋斗不息的人生。

歌手？换了一个地方，我会清晰的唱出我的心情吗？

接待我应聘的是一个胖子，他让我唱首歌给他听，我唱了一首原创，是我在监狱的时候写的。

歌曲结束的时候，我停下来看着他，胖子也看着我，他问我："这歌叫什么？"

"没名字，是我的原创。"我说。

"歌不错，可是我们这不允许歌手唱原创，只能翻唱。"胖子说。

"为什么？"

"因为顾客，顾客的喜好不允许任何人说为什么。"

我又唱了一首歌，翻唱了一首流行歌曲，胖子似乎很高兴，录用了我。

我一点都没有因为找到工作而欣喜，反倒有一种失落的感觉席卷我的全身，我拿着吉他走出门，只听到胖子在身后说："晚上七点上班。"

第4节：第一章 自由(4)

第一天晚上上班的时候，我坐在台上唱了几首许巍的歌，台下只响起了稀稀落落的掌声，似有似无，我低下头，调了调弦，唱了一首The Rolling Stones的《Angie》。

歌曲唱到一半的时候，一个烟灰缸从台下扔到我的旁边，我停了下来。

"唱的什么他妈玩意，给我换一个！"一个醉酒的男人对我嚷道。

胖子看到这种情况慌忙跑到那男人旁边，又是点烟又是陪笑脸的，说："您别生气，我这就他换，这就让他换。"

接着胖子又跑到我旁边，对我说："快，换歌！"

我看了胖子半天，唱了一首时下流行的网络歌曲，看见那男人满意的坐下。

回家的时候靖文已经睡了，我看着他张牙舞爪的躺在我们两个人的床上，已经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空间，我找了张凳子坐下，点支烟。

今天晚上的场景总是在我的脑海中闪现，一遍一遍的，出现那个穿着西装的男人和他指间夹着的一根烟，还有他愤怒的眼神。

另一个场景忽然在这时也出现在我的脑海中，那是我入狱之前，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在那间我们熟悉的酒吧演奏摇滚乐，那时的顾客没有坐着的，都跟着我们的音乐甩头，演出结束后我们找地方坐下，每人面前一瓶啤酒，我曾对他们说："我要用摇滚改变这个世界。"

每次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们总是鼓掌，然后赞同的举起杯一饮而尽。

"怎么不睡？"靖文不知何时站在了我的身后，悄无声息，吓了我一跳。

"你怎么起来了？"我问。

"被你这烟呛醒的，今天怎么样？"

"我不想干了？"

"为什么？"

"因为顾客，顾客的喜好不允许任何人说为什么。"我学着胖子的话说。

我只上了一天班就跟胖子辞了职，当胖子问我为什么不干了的时候，我说："我的梦想是摇滚乐。"

胖子叹了口气，意味深长的说："你太年轻了。"

我没理胖子就走了，我是年轻，我才二十二岁，我就是因为年轻，才更有资本拥有梦想，更有为之努力的先决条件。

然而现实和梦想似乎永远是绑在一起的，生存的问题又扑面而来，我们没有了经济来源，我和靖文的房租都成问题。

靖文似乎很能理解我，她没有反对我辞职，只是静静的看着我做这一切，似乎与她无关，但是我作为一个男人，不能让心爱的女人跟着我过颠沛流离的苦日子，我有了一个主意。

我要去北方，中国的最北端。

那里是我的家乡，一个小城，除了冬天时候天气预报会报道这里又创下的全国的最低温度以外，没有人会听说这里，我在北京住了五年多，有三年是在监狱中度过，我在监狱里的时候就时常想家，我觉得该回去看一看了。

第5节：第一章 自由(5)

火车开了26个小时，摇摇晃晃的停在了一片白雪茫茫中，我和靖文站在门口，车门一开，冷气袭来。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冷的天气！"靖文一边说一边把耳朵捂上。

对面一高个儿对我招手："艾熙！"

我和靖文小跑着过去，顶着寒风我对高个儿说："这是我女朋友，靖文。"

"你好。"高个儿和靖文握手，紧接着我们三个人一起钻进了一辆出租车。

高个儿叫戴鹏，我发小儿，我在北京这几年就跟他联系过，他也是玩儿摇滚的，后来在哈尔滨一个艺校学了两年乐理和配器法，前后组了三四支乐队都没能闯出去，现在还在家呆着。

我进监狱这三年，全靠戴鹏给我扛着，我家里才不知道，我爸每次给我汇钱都是打在了戴鹏的卡上，然后戴鹏给我爸发条短信：爸，钱收到了。

我爸之所以从来没打电话过来确认一下，完全因为我们爷儿俩一个相同的性格，就是不喜欢沟通，二十年来我都没有和他沟通过，我的决定都是我自己擅作主张的，我爸管不了我，也不愿意管我。

在车里戴鹏递给我一张卡，"给，三年一共两万四。"

我接过来说："没想到我爸给我汇这么多。"

戴鹏提议找个饭馆儿给我和靖文接风，车一路慢悠悠的开着，比走快不了多少，因为路上都是被压结实了的积雪，又硬又滑，汽车根本不敢快开，人们之所以选择打的也都是因为受不了在如此寒冷的天气下步行或骑车。

"以前我只听你说过你们家冷，没想到这么夸张。"靖文对我说。

"今天算不错了，昨天零下四十三度，街上一个人没有。"戴鹏把话接过来。

我们找了一个看着挺干净的饭馆儿坐下，戴鹏问老板娘："你们这有什么特色菜？"

老板娘把菜单翻到第一页，说："这些都是。"

戴鹏点了几个菜，要了两打啤酒。

"喝的了那么多吗？"我说，"靖文不能喝。"

"一点儿都不能？"戴鹏问靖文。

"能喝一点儿。"

我和戴鹏每人大概喝了四瓶左右的时候，话开始多了起来，本来刚见面的时候我以为有很多话要跟我的好兄弟说，可是一见着了就似乎都忘了，现在那些话又重新被唤醒，我滔滔不绝的讲述我在北京的见闻，酒吧的兄弟和惹事的顾客，监狱里面有人趁我睡着之后拿着自制的刀片顶着我的喉咙逼我跪下等等。

戴鹏一直沉默的倾听，直到我都有些哽咽了，话说到一半无法继续的时候，戴鹏才举起杯，劝我喝酒。

戴鹏一饮而尽，又拿起桌上的酒瓶倒酒，一边倒一边问我："还玩儿摇滚吗？"

我一听这话顿时来了精神，我直视着戴鹏："玩儿啊，当然玩儿，那是我的梦想！"

第6节：第一章 自由(6)

戴鹏没说话，他的左手从上衣口袋里抽了出来，在这之前，他一直都没有把左手露出来。

当他把手抽出来的时候，我和靖文都惊呆了，左手的无名指只剩下半截。

这次轮到我做倾听者了，倾听戴鹏在这几年里发生的故事。

戴鹏和他人员并不固定的乐队四处闯荡，最远走到了深圳，他们在一些酒吧驻场却总也干不长，戴鹏和乐队的最后一顿散伙饭是在深圳吃的，只是当时吃的时候还不知道要散伙了，那是一次在酒吧演出结束以后，他们在街边的大排档光着膀子喝啤酒。

戴鹏动作夸张的说话吸烟，神采奕奕，因为他觉得自己刚刚干了一件很出息的事。

一小时以前的演出，戴鹏的最后一首歌是一首原创的摇滚歌曲，事实上他们每个晚上的演出都有一次唱原创的机会，这是酒吧老板的让步，戴鹏放肆的在台上怒吼，最后玩儿疯了，就在歌快唱完的时候，他看见台下一个男的正拽着一姑娘往门口走，姑娘挣扎着不肯走。

戴鹏当时情绪激动，没管那么多，冲到台下，对着那男的面门就是一拳，老板吓坏了，忙过去拉开。

"你干什么，戴鹏？"老板对戴鹏喊道。

"你问她。"戴鹏指着那姑娘。

姑娘哭了起来，那男的看了看戴鹏，没还手也没说话，转身就走了，戴鹏还想过去打，被老板拉住。

事后在酒桌，戴鹏兴奋的问对面的贝司手："你说那姑娘会不会因此爱上我？这可是一个现代版的英雄救美啊。"

贝司手没说话，指着戴鹏身后。

戴鹏毫无意识的回头，一根铁棒重重的打在他的头上，接着就只能在黑暗中感觉到有人踹在他背上，还有听到同伴的惨叫，不知何时，连这种感觉也消失了。

过了很久，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躺在一张病床上，左手的无名指断了半截。

把他送到医院的是他的老板，老板告诉他他惹的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一个地头蛇，他们只说让戴鹏一辈子都弹不了琴。

戴鹏喝下一大口啤酒，接着对我说："艾熙，你说梦想，我曾经也和你一样执着，可是能执着多久有时并不取决于我们自己，而是取决于环境，取决于那些可以号令我们的人，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选择接受，在现实面前你我都一样渺小，我现在只希望自己能养活自己，不再奢望别的，毕竟，一个残疾人可以奢望的本来就不多。"

我看着戴鹏断掉的手指，想哭。

从饭馆儿出来的时候我已经看不清楚东西，晃晃悠悠的走到门口，戴鹏问我："你是不是该回家看看？"

这个问题让我一下子清醒过来，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想回家，可是很怕。

第7节：第一章 自由(7)

上次从家里离开的时候，信誓旦旦的对父亲说："等我下一次回来，就是出人头地的时候。"可是我却这样狼狈的回来了，像一个逃兵，我该怎样面对父亲，怎样面对曾经说过的话？我站在寒风凛冽的街上，迟迟不语。

最后出租车还是停在了我家的小区外，这个我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小区的大门换了，也添了一间门卫室，我和靖文下了车，和车上的戴鹏挥手道别。

"要不我不上去了，我在附近找间旅店住吧。"靖文怕我为难。

"没关系的，家里有地方住。"

"我怕我在，你和你爸说话不方便。"

"没事，这么多年了就没怎么说过话，也就没有不方便。"

我和靖文上了楼，我们这个小城最高的楼才七层，我家住四层，感觉只走了几步就到了门口了。

在路上我就一直斟酌该怎么和老爸说，怎么解释这次的回家，怎么给自己编出一个让他觉得欣慰至少是不丢人的工作安慰他，可是站在门口，还是没想出来。

我机械的敲门。

我看见门上的猫眼变黑，知道那是老爸的眼睛，他看到我了。

门锁"啪"的一声，门被推开，一个老人站在我对面。

"爸。"

"哎。"

我愣了一会儿，靖文也跟着我愣了一会儿，忽然我胃里面翻江倒海似的难受，几次控制，我还是吐在了家门口。

迷迷糊糊醒来的时候，我听见我爸在跟靖文说话。

"多大了？"

"二十二，和艾熙同岁。"

"哦，做什么工作呢？"

"我啊，我在一家小公司当业务员，这次特地请假和艾熙来看看您。"靖文撒了个慌，其实这五年来有一多半的时间我给父亲的都是谎言。

我从床上起来，走到他们旁边，我爸站起来说："你们俩先坐着，我去给你倒杯水。"

"爸，不用。"

我爸没理我，走到厨房去倒水，我看着靖文，靖文看着我，都有些不习惯。

"啥时候还回北京去？"我爸一边把水递给我一边问。

"就这几天，回来看看你我就走。"

"行，北京暖和，省得你女朋友在这呆着怕冷。"

"没事儿，叔叔，我们家也是北方的，不怕冷。"

我爸没有留我的意思，我也没有留下来的意思，这些年我们爷俩儿就是这么过的，我知道当时如果我对他说一声"爸，我想多陪您一段时间"这样的话，我爸肯定打心眼里高兴，但我就是说不出来，我爸也知道我不会说。

靖文刚说完不怕冷，第二天就高烧了，她的体温和外面的气温都是四十摄氏度，一个零上一个零下。

戴鹏拎着一篮水果到医院来了，靖文正睡觉。

"没事儿了吧？"戴鹏看看我，又看看靖文。

第8节：第一章 自由(8)

"高烧就是不退。"我有些担心。

"甭担心，这是医院，有大夫呢，走，出去抽根烟去。"戴鹏拽着我出去，我们站在走廊，一抬头看见一个禁止吸烟的牌子，又下楼，无奈每一层都有一个同样的牌子，最后一直走到门口。

我们只能顶着严寒面目扭曲的吸烟。

"给你，看看。"戴鹏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哆哆嗦嗦的掀开盖儿，递给我。

是一条短信，就几个字：戴鹏，三儿死了。

三儿也是我一哥们儿，只不过有一年没联系了，这次回来我也在犹豫该不该去看看他，这次不用犹豫了，他帮我做了决定，想看也看不到了。

我问："怎么回事？"

"背着家里人喝了一瓶农药，没救过来。"

戴鹏跟我说，这几年三儿不只是没有跟我联系，其他的哥们儿也都渐渐疏远了，后来哥几个嫌他没劲，都不理他，三儿死的时候有封遗书，还有自己画的画，大概意思是想成为一个画家可是不能如愿，既然不能艺术一般的生存，就艺术一般的死亡。

"又是因为梦想。"戴鹏说。

三儿从小画画就拿奖，但都是很小的时候，后来就不行了，他的老师说他是自己把自己毁了，不去好好画，可是三儿说他想画自己内心反应的东西，而不是只会临摹，他画的东西我看不懂，但是有一些的确让人感觉压抑。

三儿参加高考那年，美术没过，文化课没过。

后来三儿才成为我们的狐朋狗友，三儿有气质，他比我们任何人都有气质，用他自己的话说："喝多了吐起来都比你们有范儿。"

对于三儿的死我很遗憾，但竟然出人意料的冷静，甚至有一点感觉这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三儿内心世界的痛苦让他比死亡更不敢面对的，是活着。

戴鹏告诉我："三儿死前最后一个见到的朋友是我。"

这反倒让我有一些震惊，我问："什么时候？"

"出事前一星期，三儿忽然给我打电话，说找我喝酒。"

戴鹏接着说："三儿后来喝大了，总跟我说梦想啊什么的，后来我一句话给他噎住了。"

我问："你说了什么？"

"我说，有钱就行，其他都是屁！"

我想这就是戴鹏和三儿最大的争执，其实也是我和戴鹏的争执，但我没有三儿那么极端，三儿除了没什么艺术成就以外，其他的生活都很艺术家了，说不定这次一死他画的那些东西还真能被人认可，不少人不都是死后出名的吗，生前累死累活得不到的，死了之后全压棺材盖上了，这就是与我们不一样的另一种人的人生。

出殡的时候我还是去了，我们这出殡还是沿袭以前的传统，满街的撒纸钱，哭的人排成一排，我看国外的电影，人家像死者告别的时候就显得特神圣也尊重一些，在教堂里有一个神父说一大堆话最后是阿门，哭的人也彬彬有礼，不像我们这，没眼泪的也得硬挤出几滴，披麻戴孝给我的唯一感觉就是--吓人。

第9节：第一章 自由(9)

在殡仪馆里我们可以见三儿最后一面，我看见三儿神色安详，再也不见了和我们混在一起时的那种迷惘，也不见了因为画不出某样东西时的暴躁，对于他，一切都过去了，没有人因为梦想和现实的问题和他争执，也没有人因为他的性格而再去怪罪于他了。

三儿，闭上眼睛那一刻，你在想的，是终于结束了，还是重新开始了呢?

两天以后，靖文烧退了，我们决定回北京去。

临走前我们又找戴鹏喝酒。

戴鹏问我："为什么不留下来，你在北京那么苦，回家多好。"

我说："戴鹏，我和你不一样，我们都曾有梦想，可是你的梦想被硬生生的折断了，我还没有，你可以笑我傻，但我希望在我还年轻的时候，在我正值青春的时候，可以去傻一次，至少要一次这样的经历，否则我会和你一样后悔。"

戴鹏说："我不反对你回北京，但我希望你能干点儿别的，玩儿摇滚这条路太难了，你看看北京有多少支乐队，他们那么优秀，可是十几年过去了，他们还是一无所获，做人应该实际点，那不是理想，是幻想，每天都活在幻想里，早晚要死在幻想里。"

戴鹏伸手拿过我的杯子，给我倒酒。

"戴鹏。"我接着说，"我希望我能够为自己的梦想而做点什么，希望自己为了梦想吃一次亏，碰一次钉子，感受下那种切身的痛，这是义无反顾的，如果没有这一次经历，我会觉得空虚。"

戴鹏低着头像是在沉思什么，饭馆儿里吵闹的很，可是在我感觉这段时间却是出奇的安静。

忽然，戴鹏抬起头，对我说："你等我一会儿！"

我还没反应过来是什么事，戴鹏已经夺门而走，老板看着我，问："是你买单吗？"

我点点头。

"哦，那就好，我还以为买单的跑了。"老板说

"你说什么？"我急了，瞪着老板，靖文忙拉住我。

"你别生气，这种事你没遇到过，我可见多了，两个人喝酒的时候称兄道弟的，到结账的时候一个厕所不够藏的，小伙子，现在哪有什么可以相信的人啊。"

过了十五分钟，戴鹏回来了，拎着一把吉他。

我对老板说："你记住，这是我可以相信的人。"

戴鹏打开琴包，拿出一把红白色的Fender电吉他，这把琴我见过，戴鹏最喜欢的一把琴，美产，特别贵。

"带着这个走。"戴鹏要把琴送给我。

我很吃惊于戴鹏的这一举动，而且这么贵重的东西我当然不能收。

"戴鹏，这我不能要．．．．．．"

"别废话。"戴鹏打断我，"我当初就以为我可以用这把琴开创出一片属于自己的事业，可是没有，现在，这把琴只有在你手里才不会失去它的价值，好琴应该在喜欢并且能够弹奏的人手里，而不是每天摆在架子上。"

第10节：第一章 自由(10)

戴鹏的一番话让我有些感动，我接过琴。

第二天我和靖文上车的时候我爸和戴鹏都没来，我想到了他们不会送我，我只记得昨晚戴鹏最后说的话是：青春其实就像一桌酒席，在酒桌上每个人都极力的想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可是第二天酒醒了，才开始后悔，昨天我怎么那么傻×啊。

靖文在火车上也一直不停的咳嗽，她虽然烧退了，但还有一些轻微的感冒缠身，我问她："你是不是一辈子都不想再来这个地方了？"

靖文没回答我，反倒问我："你这次回来究竟为什么？"

我想了想，说："来跟戴鹏要钱，回去交房租，也想找他一起回去组乐队，但是我不知道他发生了那样的事。"

"你其实是想看看你爸吧。"靖文面无表情的看着我，她洞穿了我的一切。

火车上开始查身份证，等查到我的时候，警察仔细对比了半天，我问："怎么了？"

"没事儿。"警察把身份证递给我，走的时候还不停的回头看。

"我怎么了？"我对这种态度很不满，问靖文，"我哪长的不像好人？"

靖文笑了，没说话。

"你别笑，跟你说正事呢，凭什么到我就跟查犯人似的，别人看一眼就过了，我不就进过几年监狱吗，不会声名狼藉到连他们都知道吧。"我大声叫嚷。

"嘘．．．．．．"靖文做了个手势示意我小点声。

"那你说，我怎么像坏人了？"我压低音量。

"你那头发也太长了，你就没注意到这车上别人都在看你吗，从背面一看咱们俩整个一表姐妹，能不奇怪吗？"

"那我就这样啊，玩儿摇滚的都这样啊。"

"艾熙，有的时候我觉得你太形式了。"

"什么意思？"

"艾熙，摇滚不是长头发，至少不只是，也不只是对任何事都愤怒的态度，有时候善待自己和别人也是摇滚乐，艾熙，这么多年你一直都是暴躁的生活，在监狱里我每次去看你的时候你都鼻青脸肿的，我知道你又和别人打架了，我不希望看着你这样下去，不希望你吃了一次教训以后依然不知悔改。"

"我不明白，我怎么了，怎么好像总是不招人待见呢？"我对靖文的话很不满。

"有一天你会明白的，艾熙，你并不了解摇滚乐。"

我冷笑一声，没理靖文，转过脸去。

火车晃晃悠悠的，见站就停，有的时候上坡的速度比走快不了多少，晃得我和靖文都困了，不知何时我们双双睡去。

一个男人鲜红的血淌在我的手上，我害怕极了，他的血仿佛不受地心引力的控制，逆流而上，向我的上臂流去，我听见重重的喘息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猛然惊醒。

"怎么了？"靖文也被我剧烈的动作弄醒。

第11节：第一章 自由(11)

"没事，做了个奇怪的梦。"我有些惊魂未定。

那次的事给我的阴影太大了，三年了，我一直刻意的去忘记，可是那些画面总是在我毫无防备的时候鲜活的闪现出来，挥之不去。

又在火车上度过了一天一夜，下车的时候我们在北京站乘地铁回住的地方。

两万四千块钱钱足够我和靖文过一段时间的，我在打开房门的那一刻竟然掠过一丝无耻轻松感。

我和靖文都很疲惫了，靖文去卫生间洗澡，我躺在床上不知不觉的睡着了。

那个男人打我的头，我毫无感觉，只有愤怒充斥我的身体，我掏出刀，一抬头看见他惊恐的眼神，我也吓了一跳。

这时候一阵电话声再次把我唤醒，我接起来，是我一个朋友陈尧。

天已经亮了，靖文还睡着，我被刚才那个噩梦吓出一身冷汗，坐在床沿上不知所措。

陈尧说他一会儿过来看我，我把靖文叫醒。

"干嘛呀？"靖文睡眼朦胧的看着我。

"起来，一会儿陈尧过来。"

靖文无奈的起床，叠了被子，我去洗澡，想冲冲这身冷汗。

这房子只有一个老式的电热水器，烧水得用半小时，可是我只烧了十分钟的水，家里就停电了。

"妈的，这是什么破房子啊，刚住几天啊就开始停电了。"我大声的嚷道，并用力的拍了一下热水器，震得手心都麻了。

"别生气，要不就先别洗了，等来电了再说。"

"你闻我这一身臭汗，难受死了。"我拉起衣领对着靖文。

"不行，不行，我去洗冷水。"我接着说。

"哪有人大冬天洗冷水的？你二不二啊？"

"说谁二呢？你有病吧你！"我又把声音提高的一个八度，愤怒的看着靖文。

靖文被我这一举动给吓坏了，缓缓吐出几个字："我开玩笑呢，你至于吗？"

"至于！以后别跟我开这种玩笑！"我说完转身走进卫生间，使劲儿摔了一下门。听到门外的靖文小声哭泣。

说实话我选择洗冷水澡的确是个十分傻×的举动，当水刚刚接触到我的皮肤我就后悔了，可是刚刚对靖文发的那一通脾气让我已经没有办法收场，只能硬着头皮洗下去，呲牙咧嘴的却强忍住不发出痛苦的声音。

幸好十五分钟以后陈尧的敲门声拯救了我，我一边对着刚刚进屋的陈尧喊"等会我马上就出来"，一边暗自庆幸哥们儿你总算来了。

陈尧也算是无所事事的一类人，大学刚毕业，四处求职，就是没有人要，陈尧跟我说，他简历都不知道该怎么写，大学四年净吃喝嫖赌了，如果非说有什么特长，就是能喝十瓶啤酒。

我就对陈尧说："那你就写上，现在单位都找能喝酒的。"

第12节：第一章 自由(12)

最后陈尧还是没写，说丢人，写也得放倒最后写，可是前面写什么还是不知道。

我擦着头发从卫生间出来，陈尧看看我，"行啊，进去怎么没把你头发给剃了？"

我说："监狱又不是少林寺，再说我都进去三年了，头发还不能长啊？"

靖文坐在窗户边的一把椅子上，一言不发，我对刚才的事有些后悔，过去摸了摸靖文的头，说："别生气了。"

靖文把我手推开，笑着说："跟你生气，早气死了！"

我笑了，靖文也笑了。

靖文说："你们俩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好好聊聊，我去何梦那儿看看去，回来都没去过。"

"我看看，我看看，改造的怎么样？"靖文走了以后，陈尧开玩笑说。

"有什么可看的，我要是能被他们改造了还是我吗？"我也笑着说，依然在用毛巾擦头发。

陈尧仔细的打量了我半天，说："哥们儿，说实话，没原来精神了。"

对于陈尧这话我没像往常一样去反驳，因为在刚才洗澡的时候我就已经发现了，出狱以后我一直都没有仔细的审视过自己，刚刚站在镜子前，我对自己瘦骨嶙峋的身体感到惊讶，这不是原来的艾熙，而我的眼神，我面对自己的眼神竟然是那么寂寞，头发杂乱的垂在肩头，我像一个渴望被关注的孤独的孩子。

我忽然想到火车上警察不时回头的怀疑目光，其他乘客纷纷投来的厌恶表情，还有见了我就跑掉的小孩，我像一个怪胎生存在这里，我要改变自己，我除了重新拥有自由，还应该重新拥有曾经的一切。

包括自信。

陈尧看到了戴鹏送给我的那把琴，拿过来玩儿，他只会扫几个简单的和弦，现在大学男生基本上都会一点简单的吉他技巧，只能骗骗不懂的人，其实区分一个人究竟会不会弹吉它的标准很简单：只有会一点点甚至根本不会的人才喜欢没事儿背着个吉他满街溜达，真正玩儿过很多年的人早就厌倦了走哪都带着琴的生活。

陈尧对我说："你教我弹首歌，我现在追一姑娘，回头我上她们家楼下唱去。"

我说："教你可以，但你要去唱的时候千万别拿我的琴去，回头人家姑娘一盆洗脚水下来我的琴就报废了。"

我和陈尧大笑。

陈尧还在胡乱的扫弦，我坐在旁边抽烟，烟吸到一半，我忽然下决心一般的按住陈尧的琴弦，说："走，跟我出去。"

"干吗去？"

"把头发剪了。"

虽然陈尧也知道我这长头发实在是不好看，但他对于我这个决定还是多少有点吃惊，对于一个男的来说，留这么长的头发是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去护理和等待的，所有的光阴和情感不会有人自始至终都陪着你，只有头发会，所以有的时候剪掉的不只是头发，更是曾经的一种生活或者一种心态。

第13节：第一章 自由(13)

我对陈尧说："我要给我的头发留在一个好点的地方，你知道哪家店比较不错吗？"

陈尧似乎就等我这句话呢，说："你这算是问对了，我告诉你，我知道一个地方特别棒，离这不远，我要追那姑娘就经常去那里做头发。"

"我是要剪头，不是陪你泡妞。"

"我知道，你想啊，那么漂亮的姑娘，她选的地儿，手艺差的了吗？"

陈尧说是不远，可是我们公交地铁换了好几趟，将近四十分钟才到，店里的装修是不错的，服务态度也很好，而这家店最让我觉得满意的就是，门口没有那些造型怪异的十七八岁小孩儿当街拦着路过的姑娘招揽生意。

对着理发店的镜子，我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再缓缓睁开，头发已经短了一些，反复几次过去之后，我的长发已经碎碎的散落在地上，我很失落。

结束的时候我不停的摸着头，很不习惯自己现在的样子，我走到陈尧旁边，陈尧看看我，说："不错，比原来强多了。"

我僵硬的笑了笑，问他："你那姑娘来了吗？"

"就在你身后。"陈尧说，并傻笑着。

我转过头，看到对面的镜子里面一个漂亮姑娘的脸蛋。

"是你呀，什么时候来的？"我问。

"刚来一会儿，早就看见你了，就是没敢认，怎么把头发剪了？"姑娘问。

"呵呵，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那姑娘叫娜娜，很早之前我们就认识，那时候正是我最张扬的一个时期，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组了支乐队，娜娜常跟我们混在一

起，就是摇滚常说的"果儿"。

后来有一段时间娜娜从我们当中消失了，没有人知道她的消息，也很少有人关心，一直到我入狱的一个月前，娜娜又出现了，那时候乐队已经解散，我接到她的一个电话，陪她逛街买了几件衣服，她说要回家看看，她的家在四川，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这次的重逢让我们彼此都没有预料到，娜娜似乎比以前更漂亮了，难怪连我的哥们儿都迷上了。

陈尧很惊讶于我们的相识，站在旁边不说话。

"这几年．．．．．．你还好吗？"娜娜知道我入狱的事。

我点点头，无法掩饰呼之欲出的忧伤。

"这是我的手机号，有空联系吧。"娜娜递给我一张名片。

"行啊，总经理了，真让我对你刮目相看。"我看着名片，上面写着一个名字很长的公司。

"是我爸的公司，他们总部搬北京来了，其实我爸也是因为我，我不愿意在四川呆着，我爸却总怕我照顾不好自己。"

我笑了笑，看到陈尧脸色铁青，忙说："忘了给你介绍，这是我哥们儿，陈尧，有志青年，大学生。"

我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忍不住偷笑。

陈尧立刻表演了一个来自娜娜家乡的艺术剧种--川剧变脸，此时正笑容绽放。

和娜娜道别以后，出了理发店，陈尧问我能不能把娜娜的手机号给他，我想了想还是没有，觉得这样不好，我对陈尧说："如果你想找她，我可以帮你，到时候约出来，我找机会撤就得了，陈尧无奈的答应了。

第14节：第二章 坚持(1)

第二章 坚持

现实究竟是什么？从前我很难明白这个问题，可是经过了我才发现，原来现实很像小的时候看的科幻片里面那种裹在英雄身上的网，让人窒息，可是我们不能强硬，因为越是强硬的挣扎，就缠的越紧。

我打开门，家里空无一人。

点支烟坐下，无聊极了，我从背包里翻出一些摇滚CD来听。

从前我很喜欢一个人在家里大声的放摇滚乐，觉得很自我，很张扬也很酷，有一段时期，我讨厌烂街的流行歌曲，只沉浸在自己的幸福中，我甚至觉得我和别人都不一样，我不庸俗，不假惺惺，我有更高的境界，虽然都是我自己给自己强加的头衔，但是我认为当之无愧。

可是在生活中我却一无所获，我既没有成为一个摇滚明星，也没有成为别人眼中的好孩子。

现在我听着那些曾经让我热血沸腾的歌，总会有些难以说清楚的感伤，听着CD里传出来的歌手的怒吼，也很难像曾经一样激动的跳起来。

我很寂寞，当只有我自己的时候，我无法坚持下去。

靖文应该还在何梦家，穿过一条街就是了，我决定去找她，虽然我不太喜欢他们。

北京的冬天对于我来说真暖，走在街上我连棉衣的扣子都没扣，依然不觉得冷。

在何梦家的门口，我听到里面传来阵阵的说笑声，吴宇哲大声的说一些话，两个女孩儿跟着大笑，靖文的笑声尤其明显，自从我出狱以后，靖文就没有这样笑过。

我用力的敲了几下门，何梦跑来开门，"艾熙，快进来，怎么把头发剪了，比原来帅了。"

我客气的道了声谢，靖文问："你怎么来了？"

"看你没在家，过来看看。"

"呦，靖文，看你们家那口子多惦记你，离开这么一会儿就开始担心了。"何梦开玩笑的说，我尴尬的笑了笑，靖文面无表情。

吴宇哲看我进来好像也没有刚才那么激情了，反倒是何梦很热情，对我说："艾熙，你们俩晚上留在这一块吃饭吧，咱们四个包饺子。"

"不了不了我们回去吃。"靖文拒绝。

"回去你们两个吃什么呀，在这大家一起多热闹啊，是不是吴宇哲？"何梦继续挽留。

"啊，是。"吴宇哲很冷淡。

何梦似乎也觉得吴宇哲的态度很差，又转过来对我说："艾熙，快劝劝你老婆。"

第15节：第二章 坚持(2)

还没等我说话，靖文说："好吧，那咱现在就包吧。"

何梦和靖文干活儿很利索，我只是在旁边打杂，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吴宇哲，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根本没有帮忙的意思，何梦叫了他几次，他都只是含糊的回应着，最后何梦也不叫他来了。

饺子煮好以后我们四个人围坐在一张方桌，互相都没有话说，气氛很尴尬。

还是何梦机灵，问我："艾熙，你们喝不喝酒？"

"不喝。"靖文把话接过来，"待会儿吃完我们早点回去。"

之后大家只是沉默的吃，可是谁都没吃多少，除了吴宇哲，他吃的和我们三个人加起来一样多。

回去的路上我和靖文依然沉默，虽然路程很短，但我很不习惯。

进屋以后靖文径直奔洗手间开热水器，然后回到卧室看书。

"靖文。"我叫她。

"干嘛？"她的语气让我听不出任何感情。

"别看了，我想和你谈谈。"我尽量让自己保持平和，虽然我从监狱出来以后变得很易怒。

"谈什么？"

"你是不是还因为今天的事而生气？"我问。

"什么事？"

"因为洗澡跟你发脾气的事。"

"没有。"

靖文的眼神一刻也没有离开手上端着的小说，我很生气的问她："我和你说话的时候你能认真点吗？"

"我怎么不认真了？"这次她把手上的小说拿掉了，可是态度强硬。

"我去找你的时候听见你挺来劲的呀，怎么我一进去就不说话了，你要是讨厌我就直说，不用这样！"我声音越来越大，我感觉到快要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谁讨厌你了，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非得去找我，难道我就不能有自己的朋友吗？"

"真可笑！我什么时候说过你不能有自己的朋友了？你的朋友就不能成为我的朋友吗？我去看看怎么了？"

"艾熙，我看的出来你不喜欢吴宇哲，就避免你和他见面，但是吴宇哲和何梦都是我的朋友，我希望有一点自己的空间，而不是每天都站在你后面成为你的影子，你回家，看你家乡的朋友，我跟着你，你看你父亲，我也跟着你，现在回来了，我就不能看看我的朋友吗？"

靖文的话语层层推进，同时也不停的推进我的愤怒，我抓起桌子上一个玻璃杯，猛地摔在地上，杯子发出巨大的响声，靖文停下了。

她用害怕的眼神看着我。

"好，你要空间，我给你，你去找你的朋友吧，再也不要找我！"

靖文再一次哭了，这是今天我第二次令她哭，她站起身穿上衣服，夺门而出。

当她从我身边擦过去的那一刻，我很想拉住她，可是手指只动了一动，我就没有再做出任何反应。

第16节：第二章 坚持(3)

关门声，下楼声，还有屋子里面我发出的沉重的呼吸声。

我点燃一支烟，努力使自己的情绪平静一些，我要保持一个男人的尊严，我要让靖文知道，没有她我一样是我自己，不会因为她做任何改变，我要让她因为离开我而后悔。

烟灰烧得很长，直到不堪重负重重的摔落在地上，我依然保持着刚才的那个坐姿，一动不动。

我不知道靖文有没有后悔，可是在我抽到第三根烟的时候，我后悔了，我的暴躁渐渐被失落感所取代，我迫切的想见到靖文。

我拨通了她的电话，漫长的彩铃过后，系统提示无人应答，再打，依然如此。

我开始给靖文发短信：

对不起，我希望你能回来，我希望我们能心平气和的坐下来好好谈谈，我不会再发火，刚才是我太冲动了，这么晚了，快点回家吧。

我准备等五分钟，看看有没有短信回复，这五分钟我是一秒一秒的数过来的，我焦虑、我担心，可是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在这里等她的回复，除此之外我无能为力。

五分钟过去了，我的电话没有任何反应，我又接着给她发短信：

靖文，不管你在哪，现在马上回来好吗？我现在很难过，很后悔刚才做了那样的事，我发现没有你的时候时间是很难熬的，别这样折磨我了好吗，如果你还爱我的话，我希望你能回来，或者告诉我你现在在哪，我去找你。

五分钟过去，依然没有回复，我决定出去找她，第一个要找的地方就是何梦家。

我敲门，里面传来吴宇哲慵懒的声音："谁呀？"

"我，艾熙。"我觉得和他说话特别扭。

"这么晚了什么事啊？"吴宇哲甚至没有给我开门，而且语气很不友好。

"靖文来了吗？"我问。

"来了啊。"

"你快给我开门让我见见她。"我很着急的大声说。

"你们不是一起走的吗？"吴宇哲竟然给出这么一句欠揍的回答，我真的怀疑他智力有问题，如果我是指的下午那次，还用得着过来再问他吗。

三年的监狱生活让我变得很会打架，要不是因为隔了一道门，我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当场废了他。

离开何梦家的小区，冷风阵阵，夜晚相对白天大概有三四度的温差，我不知道该去哪，这个时间的北京依然灯火通明，不时有成群结队的男女走过，我坐在马路沿儿上，失去方向。

想找支烟抽，发现走的匆忙没有带，我看见旁边一家小卖铺还开着，就进去买烟。

老板递给我一包"中南海"，付钱的时候不小心带出来一张名片，是上午的时候娜娜给我的。

我很寂寞，我想找个人说说话，于是拨通了娜娜的电话。

第17节：第二章 坚持(4)

"喂。"

"我，艾熙。"

"呦，上午给你的电话，晚上就知道打来了，真让我想不到啊。"娜娜笑着说，似乎很高兴。

"出来待会儿吧。"我说。

"哪啊？"

"你说吧。"

"那你过来找我吧。"

我打辆出租车到了娜娜说的地方，一下车便看见她在巨大的霓虹灯下左右张望着，看到我以后，她笑着跑过来。

"怎么了艾熙，有事儿啊？"她依然笑着。

我摇摇头，又拿出了我们当初认识的时候那种不正经的样子，说："想你了，尤其晚上特想。"

我的这个样子并不是刻意装出来的，而是习惯，原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喜欢这样开玩笑，而娜娜的笑容一出现，确实极大的缓解了我的忧伤情绪，比刚才好受多了。

我们沿着街边漫无目的的走，不知道该去哪，我低着头，娜娜则调皮的跳来跳去，她拥有南方女孩儿特有的乖巧和俏皮，和靖文不同，靖文更稳重和成熟，是那种理想型的女孩儿，而娜娜，更像是饭前的一道开胃菜。

可是无法否认的是，和娜娜在一起我感觉轻松，可以暂时忘掉自己的难过，可以由衷的笑出来。

"我们去哪？"娜娜问。

"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我不熟，我只是想找你出来待会儿，去哪你决定。"

"去我家吧。"娜娜抬头望着我像是在征求答案。

"好吧。"我答应道。

娜娜的家离这里不远，也是一间小房子，而且是合租，我以为在她父亲搬来北京以后，他们会住在一起，可是没有，娜娜还是自己独立一个人。

走进屋子以后娜娜跟每一位邻居热情的打招呼，那些人的眼神却集体投在我身上，让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毕竟这个时间去一个女孩儿家里本来就不好。

娜娜的屋子也不大，可是很整洁，我找了个地方坐下，问她可不可以抽烟，她点点头。

我掏出一根烟点上，寂寞的深吸了一口，这个时间不知道靖文在哪，我的担心全都写在脸上。

"你怎么了？"娜娜看出了我的不对劲。

"没事。"我又深吸了一口烟，我听见我手上的"中南海"发出"滋滋"的响声，是烟草燃烧的声音，那么清晰。

"和女朋友吵架了吧？"毫无疑问娜娜是个聪明的女孩儿。

我点点头，并不想多说什么。

"我出去一下，等我。"娜娜起身走出了房间，我一个人在这里，无助的把烟蒂死死的摁在纸杯里。

掏出手机，没有短信也没有电话，我再次拨通靖文的号码，彩铃里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流行歌曲，最后还是那个温柔的女声打断了这对男女的合唱："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第18节：第二章 坚持(5)

我接着发短信：靖文，我不知道我们怎么了，我只是想跟你道个歉，想看见你平安的回来，我知道最近我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变得易怒，可是我是爱你的，你会理解我吗?

一抬头，娜娜已经回来，拎着一个便利店的袋子站在门口。

"我买了酒。"娜娜说。

"干嘛？"

"你心情不好，我陪你喝酒。"

娜娜不由分说的拉开啤酒的拉环，递给我一罐，自己先喝了一大口。

我怔怔的看着娜娜。

"怎么了？"她问我。

"我怎么感觉有事儿的不是我，是你。"我笑着说。

娜娜也笑笑，又喝了一口，喝的很费力。

"慢点儿。"我说

她又笑，不知是因为被酒呛得说不出话还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娜娜只是一味的在笑，她笑起来真好看，特别甜特别可爱，可是每次我看到这笑容，总会想起靖文在监狱门口看见我出来时候的那种让我沉醉的笑。

我也猛地喝了一口，啤酒很凉，很扎人。

"艾熙，这几年在监狱，你受了很多苦吧？"娜娜忽然这样问。

我一直避免和别人谈起在监狱的事，因为有些苦只是大家说说，并不能真的明白，只有经历了才会知道，我不喜欢提起这些事，总是在别人面前表现的坚强。

我面无表情的回答了一句："还好。"

娜娜忽然哭了，毫无预兆，我一下子慌了，她抱着我的肩膀说："艾熙，你吃了那么多的苦，为什么你的女朋友还不能理解你，反

而还是让你伤心？"

我特怕女孩儿哭，觉得这难以应付，女孩儿一哭就像三峡开闸放水一样，想止住无异于玩儿命。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艾熙，怎样才能让你的心里好过一点？"娜娜抽噎着说。

"你喝多了，娜娜，我没事的，不要担心我。"我安慰她。

娜娜依然在哭，肩膀不停的抖动，今天我经历了三次女孩儿的哭泣，不对，已经是第二天了，现在已经过了十二点。

娜娜的脆弱让我心痛，我抱紧她。

"艾熙，我希望我能代替她来照顾你，我不会让你这样难过的。"

我觉得娜娜是在酒精的作用下才会说出这些话，我抱着她，环顾这屋子四周，感觉到娜娜的孤独，曾经她和我们乐队混在一起的时候，就没见过她其他的朋友，现在也是，孤独是很可怕的，自从我进了监狱，我才知道，我什么都可以忍受，唯独孤独可以让我崩溃。

娜娜又打开一罐酒，我忙劝阻，"娜娜，别喝了。"

"艾熙，你让我醉一次吧，有的时候我自己在家里，真的很想彻彻底底的醉一次，可是从来都没有实现过，酒总是喝了几口就再也咽不下去，我希望有东西可以麻痹我，至少让我不像现在这样痛苦。"

第19节：第二章 坚持(6)

娜娜说的这种感觉，我也很熟悉。

娜娜醉了，彻底的醉了，我搀着她去厕所吐了几次，然后让她躺在床上，为她盖好被子。

看着娜娜现在的样子，却让我愈发的想靖文，我一定要找到她。

我起身欲走，娜娜却忽然死死的抓住我的手。

"艾熙，别走．．．．．．"娜娜含糊不清的说。

"艾熙，留下来陪我。"

我有些不知所措，如果这个时候生硬的拉开她的手，会让她很伤心。

本来已经有些神志不清的娜娜突然从床上起来，看着我。

"娜娜，你快躺下休息。"我说。

代替娜娜回答的是她突如其来的强吻，热烈、冲动，娜娜嘴唇的温度足以融化我每一根筋骨，几秒钟以后，我开始回吻。

"艾熙，我们做一次吧。"我们互相看着对方，娜娜镇定的说。

"什么？"

娜娜没再说话，而是迅速的脱掉了上衣，漏出了白皙的皮肤。

我愣在那里一动不动。

"艾熙，我们做一次吧。"她重复。

她又脱掉了内衣，我没有阻拦。

事后我坐在床上抽烟，娜娜很快睡去，我的脑海里一遍一遍的浮现娜娜刚才的喘息声，那么娇小无助，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做错了事，可是我必须承认，在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控制。

而且我敢保证：任何男人见了娜娜，都会失去理智。

天已经有些亮了，我准备离开，我必须要找到靖文，这一夜的事情不管结局如何，都不能阻止我去挽回我亲手撕裂的爱情。

临走时我再次给娜娜盖好被子，娜娜的皮肤真白，似乎在从那时候开始，那种白色就成了我生命中的另外一种颜色。

清晨的北京挂着依稀薄雾，似乎是整个世界得了白内障一样，我站在娜娜家小区门口，深深的吸了一口刺鼻的凉气。

我颓废的蹲下，点上一支烟，一个老头从我面前跑过，晨练的，老头戴了顶毛线织的帽子，头上还冒着热乎气儿，像刚从锅里跑出来似的。

老头都跑过去了还不时的回头看我，我估计当时他心里的潜台词是：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可救药。

烟抽了一半我放在脚下踩灭，站起来回头看看刚刚我走出来的那栋楼，也许娜娜还在熟睡，也许她已经起来了，只是不想或者不敢来挽留我，总之，我觉得我欠娜娜的。

我再次打靖文的电话，这次直接变成了关机，我没有像之前那样焦急，而是决定回家洗个脸精神精神再出门。

小区门口停着一排出租车，我朝最近的一辆走过去。

出租车里是一孩子，跟我差不多大，应该比我还小，我看他面容稚嫩，猜测一定是这辆车司机的儿子，替他爸看车呢。

第20节：第二章 坚持(7)

我又向前走，不料那孩子摇下车窗，问我："哥们儿，坐车吗？"

我用诧异的语气问他："走吗？"

"走。"他打开车门。

我上车以后，他熟练的挂挡给油，把车启动了，我告诉他我要去的地方，他没说话径直的开了过去。

这时候还没有到高峰期，路上基本没有堵车，很畅通，一般在北京对于司机或者常常坐公交、出租车的人，碰上道路通畅就相当于长期便秘的人忽然大便通畅，其中的那股舒服劲儿只有感受了才知道。

我不知道我身边这哥们儿舒服了没有，反正我是没有心情享受了。

上了三环以后，这哥们儿还悠闲的开着，并打开广播听歌，这时候旁边同样一辆"现代"出租车超了过去，这哥们儿急了。

"妈的，超我！"他开玩笑似的说，同时给了一脚油门，又超了过去。

挡住后面的车以后，他又悠哉游哉的靠在座位上，一只手握着方向盘。

"我跟你说哥们儿，还没人敢超我呢。"他对我说。

"哦。"我根本没有心思陪他侃。

就在他还在享受胜利的时候，后面的"现代"又过来了，并挑衅似的按了一声喇叭以后超了过去。

"我操，来劲！"他又给一脚油门，我感觉整个车都晃了一下。

接着三环上就出现了飙车场面，两辆"现代"你来我往，针锋相对。

可是这场飙车没能持续多久，因为他的车开向哪里毕竟还得听我的，在一个地方我告诉他："这里下去。"他不情愿的下了三环。

好像是因为我才造成了他的失败一样，他一路上拉长了脸，下车的时候我给他钱，并说了声"谢了"。可是他理都没理我，转过脸去。

下车以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男孩儿看着也就二十岁，虽然已经开始自谋生计了，可是生活依然过的有滋有味，在我看来，他真的年轻许多，会因为一点小事而兴奋，并且毫不犹豫的付出，而我，虽然自诩热爱摇滚乐，是个棱角分明的人，可是在生活中还是处处小心翼翼，生怕出了差错，有的时候，我会发现自己不论是在哪里，都是低头行走，再看其他的人，也是一样的龟缩，我知道我在渐渐的被同化，只是自己不肯承认罢了，这种同化的过程，亲眼目睹了是很残酷的，却改变不了。

我觉得我在老去，却不会像今天在我面前跑过的那位老人一样健康的老去。

打开家门的时候所有的胡思乱想被一种喜悦冲去了，我看到靖文的鞋在门口，靖文回来了！

我轻声的推开卧室的门，靖文安详的睡在床上，我走过去为她盖好被子，这是我今天早晨第二次做这个动作，娜娜的白色忽然在我脑海中闪了一下，我愣了一秒钟。

第21节：第二章 坚持(8)

"回来了。"靖文迷迷糊糊的说。

"嗯，回来了，睡吧。"我把她的被子盖上。

只过了二十分钟，靖文就起来了，跟我要水喝。

我倒了杯水，递给她。

"昨晚没怎么睡。"她说。

"你去哪了？"

"酒吧，唱了一晚上歌，嗓子都唱哑了。"

"和谁呀？"

"还能有谁，何梦呗。"

"那我去找你的时候吴宇哲怎么没说呀？"我一提起那个猪头就气不打一处来。

"他不知道，我给何梦打的电话，让她别说和我在一起。"

我稍稍缓和，本来以为靖文还会跟我生气呢，现在看来一切都过去了，在此之前我觉得都快要承担不了的难过就这样轻而易举的散去了。

"靖文，对不起。"不管怎样，我觉得我还是应该道个歉。

"呵呵，好了，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我在酒吧，那里太吵了，你给我打电话发短信我都没听到，后来我唱累了，拿出手机看时间，才知道你给我发了那么多短信，我当时看完了就哭了，赶紧跑回家，可是你不在。"

靖文说的最后一句话让我低下了头。

"你找了我一夜吧？"她问。

"嗯。"我发出轻微的声音，并且避免被她看见我的眼睛。

"你真好！"她忽然过来抱住我，这让我又一次想起娜娜做的同样的动作。

靖文把头埋在我的怀里，温柔的说："艾熙，这一夜让你受苦了。"

"不。"我回答。我感觉自己是全世界最虚伪的人。

以后的几天，我的感情生活逐渐归为平静，可是心情却不能因此稳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龄增长了毛病就多了，这段时间我总是犯一个毛病--晚上总想事儿。

想的事儿无非就一个--前途。

我总在想，这一天我又这样无所事事的过去了，明天应该改变，可是怎么改变？明天我应该干点儿什么？想着想着，一看表，已经到第二天了。

我就这样整夜整夜的睡不着，我今年二十二，不大不小，三年的监狱生活已经让我白白的耗费了一大段的青春，可是走出监狱，我却依然在浪费时间，一般对于我这种人别人都有两种看法：一种是觉得我正值青春花样年华，怎么着都有优势，未来虽然不确定，但年龄就是本钱，不必着急；另一种则相反，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很大，竞争激烈，稍有不慎就会被社会淘汰，现在如果不努力，再过几年就等于已经玩儿完了，一辈子就这么定了。

我个人则更赞同后一种，因为在我身边成功的人很多，包括曾经一起玩儿的同学，有的已经是老板，最次也是白领，有的打工，有的早就结婚了。

在学校的时候，大家除了长的不一样，其他都差不多，成绩并不能在那个时候就把人分出个三六九等来，一出了学校才发现真正较劲的时候到了，同学聚会的时候有的人牛×哄哄的居高临下，有的人则根本不敢去，差距一目了然。

第22节：第二章 坚持(9)

我算是离开学校比较早的，我高中毕业以后就开始玩儿乐队，大学生活则被监狱生活代替，接触社会比较早，这也注定了我在别人还傻乎乎的考虑怎么翘课出去喝酒的时候已经开始为一些现实的问题挣扎了。

有的时候我会陷入自己的一些妄想中，意淫那些美好的生活，比如说有很多的钱（最现实的问题），在北京有一所自己的房子，再也不用躲房东催债了，有一支很受欢迎的摇滚乐队，总是出现在绚丽的舞台上，下面全是呐喊声，全是"牛×"而不会出现"傻×，下去吧"这样的话，可那毕竟都是幻想，当我发现自己正在漆黑的屋子里独自傻笑的时候，我知道我是最大的空想家，可是那种空想带来的安慰却让我舒服，甚至在入睡以后还在梦里拍了个续集。

我也经常看一些名人的访谈之类的节目，有很多现在已经有头有脸的人物，尤其是外地来北京漂的，他们都是吃了很多苦，有很多都是常人难以承受的，这也注定了他们会得到比常人更多的东西，而且这种不论是身体还是心里上的折磨经常是几年都不会改变，所以我从那些人口中听来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坚持。

可是他们至少有一个坚持的理由，有一个为之坚持的东西，可是我呢？我自己都不知道该去坚持什么。

几年以前摇滚乐是我所坚持的，可是摇滚乐在中国并不受欢迎，受众面及其狭小，有很多摇滚明星最后都唱流行去了，混的好的开个琴行，混的不好的连吃饭都成问题，我会成为哪一种人我也不知道，因为原来我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只是冲动，像醉酒的人跟谁都称兄道弟一样，满是希望。

明天我该去哪？

我看着身旁的靖文，她一直相信我会成功，相信我的才华，现在这样漂亮的女孩儿跟着我这种穷小子的还真不多，一般都坐在大款的

车里呢，我忽然感觉自己责任重大，明天，无论如何，我得做点什么。

靖文曾经问过我："艾熙，你还没有尝试，怎么就知道自己已经失败了？"

对，无论如何一定要去尝试，明天，不对，应该是天亮以后，我应该开始奋斗。

这一晚，我感到了自己是怀揣着梦想入睡的。

第23节：第三章 梦想(1)

第三章 梦想

我们永远不知道，那些曾经撕心裂肺的疼痛过去几年之后会不会依然记得，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便记得，那些感觉也不会再出现了。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是否会因为终于逃避了曾经努力想要逃避的东西而怅然若失?

靖文醒来的时候，我正翻箱倒柜，地上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

"干嘛呢？"她问我。

"找一东西。"我低着头继续胡乱的翻着，

"找什么呀，别找了，看你把这弄得，一会儿我怎么收拾啊？"

一听这话我就来气，我要找对我重要的东西，她却因为收拾房间这种琐事阻挠我。我尽量压低自己的声音说道："我找一张光盘。"

"在我皮箱的夹层里。"她说。

我不屑的说："你知道我要找哪张吗？"

我的光盘不计其数，到处都有，喜欢摇滚的人都是这样，收集那些自己喜爱或者并不喜爱的乐队CD，时间长了就会积累很多。

靖文依然信心百倍的说："你自己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我不耐烦的拉开她的皮箱拉链，果然，就是我要找的那张盘，很简陋的放在一个纸袋里，里面的音乐是我和曾经的那支乐队的原创。

我不好意思的冲靖文笑笑，她也笑笑。

"艾熙，这张盘很重要，所以我替你收好了。"

我不禁一阵感动，靖文总是会替我打理好所有的事，记得录这张盘的时候我们正意气风发，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才华横溢，那时候每天排练、喝酒、吹牛×，后来一次酒桌上有人提议，把乐队最近这几首大家都满意的原创作品找个录音棚做一做，说不定以后会红，那时候我们觉得很多已经唱遍大江南北的歌曲技术含量都不如我们，我们如

果不出道，对音乐界就是个损失，这么大的责任我们担不起，得赶快成为明星拯救那些无歌可听的人。

后来我们去录音棚一打听，人家告诉我，我们件儿太多，吉他贝司鼓的，还有我这个主唱，录起来很麻烦，加上后期制作，一首歌五百。

而我们一共七首原创，这笔费用根本承担不起。

后来我们大家把手里的钱一算，只够录三首，而且直接的影响就是以后的酒钱也没了，但是为了音乐，我们毅然决然的把钱交了，三首歌一共录了一个星期，变成人手一张简陋的光盘。

从此以后，我们乐队有了第一张小样，也是唯一一张。

拿到小样的那种兴奋的感觉就像已经成功了一样，虽然最后大家各奔东西，但我相信这张盘一定每个人都会珍藏。

而我今天要把这张盘找出来的原因就是：我要拿去找唱片公司。

靖文知道我在想什么，她微笑的看着我，说："艾熙，我就知道你会需要它，我相信有一天你会成为明星，会实现你的梦想，艾熙，打起精神开始吧。"

我紧紧的抱着靖文，她是多么完美的女人。

我没有任何唱片公司的关系，只能靠硬闯，毛遂自荐，我的第一选择是"艺风"，这是一家国内知名的唱片公司，捧出过很多明星，其中有一些我也很喜欢，我找出其中一名歌星的CD，背面印着唱片公司的电话。

我很紧张，这种紧张感甚至比我接受审讯的时候还要厉害。

我做了一个深呼吸，点上一支烟，吸了几口又掐灭。

第24节：第三章 梦想(2)

靖文感觉到了我的紧张，在我的脸上亲了一口以后走出了卧室，她知道我一个人的时候会好些。

我缓缓的拨通电话。

几秒钟过后，传来声音："喂。"

"您好，是"艺风"唱片公司吗？"我礼貌的询问，却感觉声音不像是自己的，脑袋也空荡荡的。

"对。"

"嗯……我是一个歌手，原来是一个乐队的主唱，我有几首原创想给你们听一下。"我不知道这样说算不算装牛×，其实我想谦虚一点，可是不知道怎么表达。

"原创？"

"对。"

"我们暂时还没有签新人的计划。"那边冷冷的回绝。

"可是我希望您能听一下我的作品。"这时候我才感觉灵魂飞回肉体了，"我有一张小样。"

那边似乎思考了一下，接着说："那你寄到公司来吧。"

"好的，谢谢。"

挂了电话，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不知是该喜悦还是失落，总之，这算一个开始吧。

我和靖文按照地址把盘寄了过去，刚从邮局出来，靖文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说道："如果他们不回信，那我们盘不就没了？"

我也后悔不已，可是也没有办法了。

随后的生活我陷入了漫长的等待，等待的痛苦大概每个人都体会过，譬如等公车，可是这和等公车又不同，公车是早晚会来的，等待的人至少知道结果，可是，我却在等待一个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并且不知所措，毫无办法。

这段时间里，我的情绪变得更差，靖文也能看出来，可是她就像装在公共场所的防火警报，总是能比消防员更早的预料到火灾的发生，所以每次当我心情急躁，想要发火摔东西的时候，她总能用温柔的语言帮我平息。

我不敢想象，没有靖文的生活我该怎么过，也许一天都过不下去。

这个时候，朋友的好消息传来了，陈尧找到了工作。

陈尧的工作中规中矩，在一家小公司做打字员，这也算发挥了他的特长，陈尧上高中的时候是个不折不扣的网瘾少年，一天不上网就跟丢了魂似的，而且全面发展，样样精通，不论是CS、魔兽世界这样的游戏，还是Photo shop这样的应用软件，陈尧全部搞定，尤其陈尧的打字速度更让我们叹为观止，有一次我们一起在网吧通宵，早晨我饿了出去买了几个包子回来，分给陈尧，只见陈尧右手拿着包子，左手在键盘上行走如飞，踏雪无痕，正跟好几个女孩儿在QQ上胡侃，边吃边聊，顿时让旁边几个同样通宵的哥们儿睡意全无。

陈尧为了告诉我这个消息特意跑来我家，神采奕奕的，进门儿就给我递烟，我一看，改抽"红塔山"了，陈尧说话的时候张牙舞爪，夹着一支烟在我的屋子里画出了一道道蓝色的线条。

第25节：第三章 梦想(3)

我开玩笑："你找到工作是不是应该请客了？"

我本来以为他会找一些乱七八糟的理由搪塞，没想到竟然一口答应："没问题，我今天就是为这个来的！"

"这周末怎么样？"陈尧接着说，"这周末，我找一地方，咱们也好长时间没见了。"

"行啊。"我说。

"带上娜娜。"陈尧终于道出了最终目的。

一听这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娜娜是谁呀？"靖文问我。

我故作镇定："我一朋友，原来总跟我们乐队一起混来着。"

"你带上靖文，咱正好两对。"陈尧依然兴高采烈，而这一主意简直要了我的命。

"要不你现在就给娜娜打电话，我怕到时候她有事，咱先约好。"陈尧依然不依不饶。

没办法，我只得硬着头皮拨通娜娜的电话，忽然电话那头传来娜娜高兴的声音："艾熙！"

声音大的我惊出了一身冷汗，希望靖文没有听到。

"娜娜，这周末有时间吗？"

"有啊，陪你当然有！"

"啊，我一哥们儿请客，你见过，理发店那次。"

"哦，原来不是单独啊。"娜娜的声音里明显有些失望，而更让她失望的还在后面呢。

"我女朋友靖文也去。"我说这话时的语气更像是暗示娜娜不要再表现出和我的亲密，我觉得自己真无耻。

娜娜不无失落的说："好吧，反正能见到你我就高兴。"

挂了电话，我对陈尧说："搞定了。"

陈尧这下更高兴了，问我："她肯定知道你是在帮我撮合，竟然还答应了，你说我是不是有戏啊？"

"有吧。"我心不在焉的说。

陈尧开心的像个孩子，他在大学从来都没谈过恋爱，都快被载入他们大学的十大奇案了，这一次，很明显是动了真心。

娜娜、陈尧、靖文，对不起。

周末我和靖文如约来到一家川菜馆，一进门，陈尧便跟我招手："艾熙！"

我和靖文笑着坐在陈尧对面，我对陈尧说："你怎么选这么个地方啊，人家娜娜就是四川来的，川菜早吃腻了。"

"哎呦，我不知道啊。"陈尧说，"那咱换个地方吧。"

正说着，娜娜进来了，陈尧坐到里面的位置，娜娜坐在旁边。

"娜娜，你要是吃够了川菜，咱现在就换。"陈尧说，好像他跟娜娜多熟似的。

"没事儿，北京的川菜和我家的不是一个味儿。"娜娜笑着说。

陈尧招呼服务员点菜，净拣贵的点。

"咱们喝什么酒？"陈尧问。

"我就喝燕京就行。"我说。

"我也是。"娜娜跟着我说。

"靖文呢？"陈尧问。

"我随便。"

"那就都来燕京吧。"陈尧把菜单还给服务员。

第26节：第三章 梦想(4)

"你就是靖文吧。"娜娜说，"虽然艾熙跟我说过你很漂亮，可是还是比我想象中要漂亮的多。"

"谢谢。"靖文笑着说。

这一幕在我看怎么那么别扭啊。

席间陈尧大谈其工作，愣把一打字员说出了传奇浪漫色彩，并不时给娜娜夹菜。

"这儿的水煮鱼挺好吃的，我在家的时候不喜欢吃，到北京了却爱吃了。"娜娜说。

"那就多吃一点。"陈尧依然不停的给娜娜夹，就好像我们俩不存在一样。

陈尧是上过大学的人，酒自然没少喝，我玩儿乐队的时候也如此，所以一会儿功夫桌子上就摆满了空酒瓶。

陈尧借着酒劲儿，夸赞娜娜："你别老说人家靖文漂亮，在我看，你一点儿不比她差。"

这句话成了导火线，娜娜忽然问我："艾熙，你说我和你女朋友谁好看？"

我看着旁边的靖文，感觉到她脸色很难看，但是靖文是个懂事的女孩儿，她从来不会让我难堪，替我把话接过来："我哪有你那么好的皮肤。"

靖文这句话真是聪明，既没有承认自己不如娜娜，又没有让娜娜觉得不舒服，恰到好处。

哪知娜娜依然不放过我，继续问："艾熙，你说，我们俩谁好看，客观点。"

"你好看，你好看。"陈尧以为问他呢。

这时候我感到靖文不高兴了，低着头玩弄自己盘子里的几个菜叶。

从娜娜绯红的脸颊我知道不能让她再喝了，上次和她一起喝酒我就摸清了她的底细，娜娜根本喝不了多少，两瓶之内肯定多。

我真怕娜娜说出什么节外生枝的话出来，所以提议："要不今儿就到这吧。"

"不行，不行，这才几点啊，还没聊够呢，一会儿再换别的地方接着喝，娜娜，你想去哪？"陈尧立刻回绝我。

"我哪都行，跟艾熙在一块就行。"娜娜说。

"啪"的一声，我听见靖文猛地拍了一下桌子，知道事态严重，扭头看着她，靖文依然低着头，看不到表情。

我知道这一下子全搞砸了。

娜娜依然跟没事儿似的，笑嘻嘻的看着我。

陈尧一听这话也酒醒了一半，知道这顿饭是白请了，阴着脸沉默不语。

下面该怎么收场，我也不知道。

尴尬的过了几分钟，我再次提议："咱们这最后一杯吧，都早点回去休息。"

还好娜娜没有阻拦，陈尧和靖文自然也想散了。

最后一杯我们一饮而尽，客气的道别，各怀心事的离开，陈尧想送娜娜回去，被娜娜拒绝了，自己打的回去，我看着娜娜娇小的身影钻进出租车，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我和靖文住的地方近，走路回去就可以，我们沿着马路一直不说话，路过一家商店，我进去买包烟，靖文在马路对面等我。

第27节：第三章 梦想(5)

走进商店，我一边示意老板拿烟，一边给娜娜打电话。

"喂。"

"娜娜，你在哪呢？"

"在家啊，你过来吗？"我听出她语气里的渴求。

"我不能过去了，确定你在家就好，你好好休息吧。"

"艾熙，我好想你，如果今天的事让你女朋友生气了，我只能说我真的很抱歉。"

"别这样，娜娜，没关系的。"

"再见。"

挂了电话，我如释重负，确定了娜娜的平安，下一步就是劝好靖文，这应该不难。

我跑到马路对面，说："走吧。"

我们依然无语的走回了家。

"艾熙，那个叫娜娜的和你到底是什么关系？"果然不出我所料，靖文刚一回到家，就忍不住问。

"没什么，就是朋友，她今天喝多了。"

"那她为什么那么说，好像我不是你女朋友，她才是。"

"原来她跟我们乐队在一起玩儿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开玩笑，都习惯了，她开始不还好好的吗，她就是不能喝酒，喝点儿就胡说。"

我的话让靖文信以为真，其实靖文一直都很相信我，小到我的一言一行，大到我的理想前程，靖文一直都相信并且支持我，而我却做出伤害她的事。

相信归相信，今晚的不愉快让靖文耿耿于怀，对我也冷淡许多。

我对靖文的冷漠并没有做出太大的反应，因为我心里还装着更让我惦记的事儿，就是唱片公司的回应。

寄出去的小样石沉大海，一直都没有回复。

我就这样一天天熬着，混吃等死，跟一个不靠谱的希望较劲，终于有一天我坐不住了，决定亲自登门。

我对北京的路不熟，特地上网查了一下去那里怎么走，网上给出的路线很多，我选了一条相对方便的，还是在公交上晃了两个多小时，晃得我都快吐了。

下了车我四处寻觅，见人就打听，终于找到了公司大门。

门面不大，可是我一进去，就被人给拦住了。

"您找谁？"那人还算客气。

"哦，是这样，我前一段时间寄过来一张小样，我想问一问公司听完的意见。"我说。

"小样？"

"对。"

"寄小样的人多了，你回去等着吧，有消息自然会通知你。"他态度明显不如刚才了。

"可是我就那一张盘，给你们我自己就没了。"我说。

他想了想，说："跟我来。"

他带我走进一间办公室，指着桌子上一摞挂号信说："哪个是你的？"

我翻了半天，见我的信果然在其中，拿出来对他说："这个。"

"行了，走吧。"他说。

"你们不听啊？"我奇怪的问。

"走吧，走吧，我们没有时间。"他不耐烦的上前推我。

第28节：第三章 梦想(6)

我很生气，用力的甩开他，大声的喊道："你们这是什么公司啊？就这样对待人的梦想吗，你知不知道你这样的行为对于别人意味着什么？"

那个男的显然没有想到我这突如其来的爆发，傻愣在那里。这时候一个胖子过来，问什么事。

我将事情简单的跟那胖子说了一下，胖子笑了笑，对我说："进来吧。"我们又回到那个办公室。

"坐吧。"胖子的脸上一直挂着微笑，消去了我的愤怒。

"介绍一下自己吧。"胖子说。

我做了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包括学音乐的经历和在曾在乐队任职主唱和吉他手。

胖子把我的信拆开，把盘放进CD机里，当他按下开始键的时候，我又紧张起来。

第一首歌是一首温柔的慢歌，因为摇滚不只是暴躁，那只是摇滚的一面，也只有不了解摇滚的人才以为摇滚只是愤怒的发泄。

这首歌的精彩段落在中间，是所有听过这歌的人都一致好评的，我对此充满了信心，然而在马上要进入这一段的时候，胖子忽然按了下CD机，跳到下一首。

我很想让他听完再换，可是没说。

第二首歌依然如此，直到第三首歌进行到一半，胖子把音乐关了。

我终于说了："我觉得您应该把歌曲完全的听一遍，因为后面的段落很精彩。"

胖子依然保持笑脸："歌写的不错，很有新意。"

我还没来得及高兴，胖子却说："可是有新意并不代表有市场，这你能明白吗？"

我点点头。

"你的歌可能适合一部分人，可是并不适合大众，唱片公司如果想要盈利，一定要有那些和当下流行相符的歌曲，而不是这些，我觉得你还是很有才华的，但才华不是财富，只有到一定时期了，才华才可能变成财富。"

我明白胖子的意思，我的歌不流行，和那些满街都在放的歌曲不是一种类型，这曾经是我骄傲的一方面，现在却成为阻碍我的原因。

我失望的离开，带着我简陋的光盘。

走出唱片公司大门，我却意外的碰到了娜娜。

"你在这干什么？"我问她。

"我爸公司就在对面，我在这上班。"娜娜指着对面一幢写字楼说。

"你怎么了？好像不高兴。"她问我。

"没什么。"我说。

虽然我这么说，可是我的所有情绪都在脸上写着呢，娜娜说："我请你吃麦当劳吧。"

娜娜像一个天使，总是在我失落的时候准时出现。

麦当劳里，我听见许巍的一首歌《完美生活》：

青春的岁月，我们身不由己

只因那胸中，燃烧的梦想

青春的岁月，放浪的生涯

就任这时光，奔腾如流水

．．．．．．

第29节：第三章 梦想(7)

许巍原来也是个摇滚人，也曾经绝望，然而现在出人头地，我不知道他想起他曾经的生活会不会依然潸然泪下，就像我现在一样。

他现在的音乐虽然已经不再摇滚，可是同样能让人感动，真实的、赤裸裸的感动。

而我依然在白白的耗费着自己的青春，等有一天青春真的耗尽了，我会是什么样?

从麦当劳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不远处一个人在街头卖小兔子，靖文曾跟我说过她很喜欢小兔子，我决定买一只带回去，出来一天了，除了失望我还应该带回点儿别的。

我和娜娜走过去，我问商贩："多少钱一只？"

"十块，带个笼子。"他说。

我挑了一直看起来很可爱的，拎着走了。

"你是给她买吧？"娜娜问。

我点点头。

"艾熙，你对她真好，有的时候我真希望我就是她，可是不是，你早点回去吧，她一定在家等着急了，我还有事，先走了。"

娜娜说完头也不回的离开了，那样子就像我从唱片公司走出来时一样。

娜娜，我对靖文一点也不好，对你也不好，我是个自私的人。我在心里说。

回到家以后靖文看见小兔子十分高兴，在我的脸颊亲了一口，幸福的说："谢谢老公。"

本来这些日子我和靖文的关系一直很僵，现在缓和了很多，人与人的关系竟然需要动物来缓解，真够奇怪的。

我们给兔子起了一个名：桑吉。

从此以后，家里又添了新成员。

如果说活蹦乱跳算勤快的话，那桑吉比我勤快，可是这家伙能吃能拉，我和靖文尽量控制它的食量，因为我听说小兔不能喂的太多，而且不能喂生水，有的时候我和靖文出去就把它关在笼子里，可是没过几天，我们就发现它学会了自行打开笼子门，出来撒野，又过了几天，它已经学会了在固定的地方大小便，还算省心。

有一天我和靖文去了一趟超市，回来的时候靖文孩子气的说："我们慢慢开门，看看桑吉在干什么，否则它发现我们回来了肯定又跑掉了。"

我也被靖文的样子逗乐了，就顺着门缝模糊的往里面看，但是看不清楚，只能见到一团白白的东西在那里不动，我说："在那呢，可是没动。"

我们小心翼翼的打开门，发现刚才看到的不过是一团扔在地下的卫生纸，桑吉整慵懒的呆在笼子里，洋洋自得，看见我们的样子，我估计它正心想：两个傻×。

我们都笑了，互相看着对方，好久都没有这么开心的笑过了，靖文忽然在我脸上亲了抱住我，撒娇似的说道："老公。"

我和靖文的关系终于回到正常，我的心情也逐渐走出低谷。

对于我来说，快乐总是短暂的，因为有厚重的心事压抑在心口，那些快乐的事也只能扫扫浮灰，不能解决什么问题，我夜夜失眠，想着那天在唱片公司发生的事。

第30节：第三章 梦想(8)

每天我都在凌晨四五点左右才入睡，而睡眠也并不踏实，总会有乱七八糟的梦萦绕在头脑里，有时候醒来出了一身汗，奇怪的是那些梦总随着我睁开眼以后从记忆里消失，让我想不起来几个小时前我究竟为了什么那么紧张和害怕。

有一天都已经早上七点了，外面已经大亮，晨练的老人都有回来的了，我还在床上辗转反侧，失眠的滋味太难受，我坐起来，抽出烟盒里最后一根烟，点燃，看见戴鹏送我的琴放在墙角。

我穿上衣服，并帮靖文把被盖好，拿过琴，接上效果器，接上音箱，好久没弹了。

一个重重的G和弦，把靖文吵醒。

"怎么了艾熙，这么早起来？"她问。

"没睡。"

靖文便不再说话，她了解我，了解我想什么，了解我为什么而心烦。

我开始弹琴，弹以前练过的曲子，我的手指远没有过去灵活了，一些曲子我也忘记了怎么弹，经常是进行到一半就忽然停下，接下来怎么样死活都想不起来，我胡乱的扫了两下琴弦，声音巨大。

关掉所有的电源，把琴放回原位，我双手按着头，努力的抑制着悲伤。

"艾熙，北京不是只有一家唱片公司，你又何必这样？"寂静中，我听见靖文的这句话。

我当然不会放弃，悲伤只是一方面，而却常常造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一蹶不振或重整雄风，我是后者。

现在已经年底了，也就是，还有很短的时间，我就二十三岁了。

上午我去一家便宜的地方洗澡，虽然家里也能洗，可是那个简陋的破热水器，洗澡还不够生气的呢，烧水时间漫长，而且热水经常用

着用着就不够了，冷的人浑身哆嗦。

这个时间来洗澡的人很少，因为是工作日，我喜欢在这时候来，我向来不喜欢人多。

桑拿室里就我一个人，我可以选择自己能承受的温度在里面坚持下去，不像人多的时候，正蒸的好好的，进来一人，嫌不够热，一盆水浇上去，把桑拿室变成了微波炉，逼得我不得不走。

最能抗的是那些胖子，一个个挺着大肚子，往那一坐，不停的浇水加热，身上都红的跟烤乳猪似的了，还能坚持。

我就不行，所以每次蒸桑拿的时候只要有胖子走进来，我就知趣的离开，省得遭罪。

而这次走进来的不是胖子，是个骨瘦如柴的孩子，看起来像个高中生。

我还在想这个时间他不上课跑这里来干嘛来了的时候，他就把我的思绪打断，因为我看见这个孩子自我陶醉般的摆着各种POSE，并回头蔑视的看了我一眼，我低下头，心里暗叫：傻×。

如果是在几年前，我准和他对视，非得一方看死对方不可，现在我没那精神头了，我虽然脾气暴躁，到也不会这样犯傻，那都是小屁孩干的事，只有学生才好装×打架，几年的历练已经让我顺利的变成了一个懦弱的人，不会随处爆发，更不会寻衅滋事。

第31节：第三章 梦想(9)

忽然想起我上高中的时候，嚣张跋扈的，走哪都听着ipod，并把声音放倒最大，里面轰轰的想着摇滚乐，外界的一切都变成静音，那时候我走路扬着头，发现个不顺眼的就一直盯着他看，他要敢问干嘛我二话不说就动手，不知道那个时候，有没有一个经历过很多事的人站在我身后，像我现在一样，暗叫一声：傻×。

我走出桑拿室，不是因为忍受不了热，是因为忍受不了那瘦猴。

出来以后，我小声嘀咕了一句国骂："操！"

洗完澡出来，看到手机里有一条短信，靖文发的：艾熙，来何梦家楼下的饭馆，何梦请客。

靠，我真不愿意去。

进了饭馆，何梦热情的招呼我，何梦挺会做人的，遇谁都笑，这样的人很聪明。

吴宇哲就不同了，拉着他那张老脸，好像我欠他钱似的。

靖文对我说："艾熙，你不知道吧，今天是何梦生日。"

我假装生气的训斥靖文："你怎么不早说，我没带什么礼物过来。"

何梦说："没关系，人来就好，我就想热闹热闹。"

其实靖文也知道我就是说说，要真让我买，我还没什么钱，顶多能买起一张贺卡。

我和靖文轮番向何梦敬酒，祝她生日快乐，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青春永驻。

看得出来何梦很高兴，而吴宇哲因为我在的关系，一句话也不说，自己喝自己的，一杯接一杯的干。

我开始以为吴宇哲多能喝呢，结果三瓶过后，他就一改沉默，话开始多了起来，而且句句不靠谱。

"靖文，你什么时候过生日，到时候我请你，就咱俩单独。"吴宇哲说。

这话听着别扭，而何梦似乎是因为太高兴了，竟然没听出来哪不对，还笑着对他说："那我呢，你不要我了？"

"你哪有人家靖文漂亮啊。"吴宇哲说。

"靖文，你看他呀！"何梦又笑着看着靖文，靖文尴尬的不知道说什么。

如果他就说这些也就算了，谁知道他后面还有更过分的，竟然当着我的面训斥靖文："靖文，不是我说你，你这么好一姑娘，怎么跟一蹲过监狱的在一块？"

我说过，我现在已经可以控制自己不会随处爆发，但是我也说过，我很讨厌别人说起我进监狱的事，更讨厌别人以此作为瞧不起我的理由。

我不能再忍了，骂道："你他妈闭嘴！"

他还来劲了："我就说了怎么着，牛×你打我啊！"

我倒没多牛×，可是打他用不着多牛×，我初进监狱的时候天天挨打，后来过了一年也拉帮结伙的跟人群殴，现在打他更不在话下。

我抡起桌子上一个空酒瓶，狠狠的砸在他头上，血顺着他的额头流下，流过鼻尖，汇集在人中处。

第32节：第三章 梦想(10)

几乎是同一时间，何梦和靖文两人"啊"的一声尖叫，饭馆的其他人也不吃饭了，都看我们，老板抓起电话好像要报警，靖文慌忙跑过去对老板说着什么。

"艾熙，你干嘛呀你，你凭什么打他？"

她竟然还问我，我说："就因为他欠揍，他刚才的表情翻译过来就是"谁能打我快打我一顿吧，我等不了了。"我只是满足一下他的个人需要。"

我的这句话竟然引来了围观人的一阵哄笑，我也不知道怎么那个时候还幽默了一下。

何梦可笑不出来，上前给吴宇哲擦头上的血迹，却被吴宇哲一把推开，骂道："滚！"

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好坏不分。

吴宇哲又对我叫嚣到："有种你再打！"

有种没种不用他管，再打是肯定的，我又一脚踹在他肩膀上，他连人带椅子一同仰面朝天，手还按着头，呲牙咧嘴的。

这次他不说话了，只顾着哼唧。

靖文这时候跑过来，对我说："老板说了，现在要是走他就不报警，快点走吧。"

我什么都不怕可还是怕警察，警察已经给我留下了沉重的心理阴影，于是我们离开。

何梦带着吴宇哲去就近的诊所包扎，靖文和我回家，这一场生日宴会就这样不欢而散。

我却不知道，更大的不开心还在后面呢。

回家以后，靖文劈头盖脸的来了一句："你今天抽风吧！"

"我怎么了？"本来我气就没消，还挨她这么一句，当然不爽。

"你说你怎么了，你这样让我和何梦以后还怎么见面？"

"我看你是在乎怎么和吴宇哲见面吧，我早就看出他对你图谋不轨，你们是不是背着我有什么啊？"其实看出吴宇哲有企图是真，但是我知道靖文不会这么做，只是因为当时太生气了，脱口而出。

"艾熙，你怎么会这么想我？"靖文的语气不再锋利，而是带着一些不解和惊异。

"你看看他今天说那话，我能不打他吗？"

"他是因为喝多了你没看出来吗？你跟一喝醉了的人较什么劲啊？"

"我就是看他不顺眼，想打他行了吧！"我再也不想争论下去，所以这么说。

谁知靖文竟然当真了，不无失望的说："艾熙，我本来以为你会改变，原来还是这样。"

我们分别坐在床的两侧，我一根接一根的抽烟，靖文抱着手上并不听话的桑吉，轻轻抚摸。

就这样，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们谁都没说话，天渐渐黑了。

"艾熙，对不起，刚才是我太冲动了。"不知又过了多久，靖文轻声道歉。

我也早就消了气，也惭愧的说："我也不对，以后我们不要这样了。"

"以后，会好吗？"靖文问我。

"嗯。"我点点头。

第33节：第三章 梦想(11)

靖文把桑吉放回笼子里，走到我身边，对我说："艾熙，我们好久没做了。"

是啊，已经半个月了，我都没碰靖文，这段时间我情绪烦躁，根本没有心情，靖文也没有提过，她是个很乖的女孩儿。

我们关了灯，互相褪去衣服，如胶似漆的抱在一起，不一会儿，就传出了靖文的喘息声。

事后我精疲力尽的睡去，这是我这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没有失眠。

我是被中午的阳光晃醒的，睁开眼睛，靖文已不再身边。

她的东西也不在了，这让我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我刚要起床，发现枕边留有一封信：

艾熙，我还是决定走了。

昨天的事让我想了很多，我一直期待着你的改变，可是每当我对你刚刚抱有希望的时候，你却再次让我尝到失望的苦涩，现在我已经无力再去忍受那一次次扑面而来的痛苦了，所以，艾熙，再见吧。

我了解你的苦衷，我知道，这几年你吃得苦比谁都多，你是个坚强的人，有爱你的兄弟和爱你的女孩儿，有远大的抱负，这些都是让人羡慕的资本，可是你知道吗，有时候你伤害的并不只是被你打的头破血流的人，还有旁边亲眼目睹的人，不只是讨厌你的人，还有爱你的人，当有一天爱你的人无法承受你强加给她的痛苦的时候，就只剩下别离了。

艾熙，希望你能早日实现你的理想。

靖文

看完信我哭了，彻彻底底的哭了一次，我再也无法抑制我的悲伤。

我没有像上次一样发狂般的出去找靖文，我知道她不会让我找到她，我看看笼子里的桑吉，它也用一种我无法理解的眼神看着我。

我说："只剩下我们两个了。"

忽然桑吉用剧烈的动作蹬踏着笼子，吓了我一跳，我不知道它这是怎么了，持续了几分钟，桑吉便躺下一动不动。

后来我才知道，桑吉是死于气栓塞。

难道连桑吉都不愿意陪着我吗？我的世界一片黑暗。

我拿起吉他，唱了一首自己写的歌，那是靖文很喜欢的一首歌，出狱后靖文几次要求我唱给她听，我都没有，现在，我只能唱给自己听了。

其实人生就是在写一首歌，有人写的是欢快的大调，有的人写的是忧伤的小调；有的人不管歌写的怎么样，只要自己听着好听就行，而有的人，总是希望别人听一听自己的歌，给与赞赏。

偌大的北京城，我只在一个小角落，漫长的生活，又该怎么继续？

第34节：第四章 暂别(1)

第四章 暂别

青春是一杯刚倒的啤酒，苦涩的东西总是像那些白沫一样浮在上面，谁也不愿意去喝，可是我们尝到的第一口永远是这些，有的人故作聪明，等到白沫全部散去才端起酒杯，喝下之后却发现酒早已经变了味儿。

我把桑吉埋在了一棵树下，埋的很浅。

回家以后收拾了一下，我准备去一趟新街口。

新街口似乎是北京很有代表性的一处地方，但我不清楚，我不是北京人，我只知道，新街口到处都是琴行，而且里面卧虎藏龙。

我决定去买一台像样的音箱，上次从戴鹏那里拿来的钱还有不到两万，目前还能活得下去。

到了一家圈儿内知名的琴行，这家琴行的老板曾经有一支技术一流的乐队，出过专辑，演过巡演，但最后还是因为内部原因解散，就像我爸常教育我的话--人多事儿多。

琴行的门面很小，还是在地下室，可是刚走过狭窄的楼梯，里面豁然开朗，所有的乐器摆放的井然有序，而且每样都价格不菲。

我选中了一台"马歇尔"音箱，五千多。

老板给我试音色的时候，我趁机套套近乎："您这生意忙吗？"

"还成。"他低着头旋转音箱上的各类旋钮。

"我还买过您原来乐队的专辑呢。"我接着说，其实只是听过，没买过。

"哦，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

我以为他不喜欢说话，便付了钱准备走人，没想到他却问我："你玩儿了多长时间了？"

"没多久，而且中间断了几年。"我说。

他给我递烟，我没要，在家的时候老爸告诉我，不要抽陌生人给的烟。

"你打算走音乐这条路吗？"他接着问。

我点点头，心想这不是废话吗。

他意味深长的笑了笑，点点头。我说了声回见就走了，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他的笑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赞同，还是嘲讽？

他也是曾经为此付出过青春的人，而对一些人来说，青春才是最宝贵的，把一生最大的筹码压在了一盘没有胜算的赌局上，究竟是什么让我们这些人义无反顾的去做？我们这两代人，除了代沟，或许还真有一些共性。

现在的他看着我，是觉得我是一个傻不啦叽的小屁孩，还是一个有梦想的年轻人？他是看到了他的从前，还是看到了我的以后？

这么多问题，也许只有在我到了他那个年龄以后，才会明白。

买回新音箱，配上戴鹏送的吉他，我的设备算是不错了，而且对于我这样的人，有一台新音箱就像小孩儿有了一件新衣服一样，总能高兴几天。

持续了一段时间，高兴劲儿一过，我却对靖文日益思念。

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干出一番成绩，让靖文无论在哪个角落，都能听到我的名字，到那个时候，再重新和她在一起。

我决定再联系一家唱片公司，叫"革命者"，与之前那家公司不同，"革命者"签的大多是一些独立艺人，而且喜欢做一些并不很主流的音乐，也给歌手足够的创作自由。

第35节：第四章 暂别(2)

我依然带着我那张简陋的CD走进了"革命者"的大门，说明来意以后，他们让我把CD留下，并承诺签或者不签，都会给我一个答复。

下面的日子又是漫长的等待，这次则更像是等公车了，只是不知道这趟车到底有多少人，能否挤的上去。

穿过地下通道的时候，看到一个卖盗版DVD的，反正自己一个人在家也是闲着，我准备买几张回去看看，就在国外大片儿那挑着，看到一部电影，叫《勇敢的心》。

早就听说过这片儿，梅尔吉布森自导自演的，据说特经典，一问，才五块钱。

这部电影大多数人都看过，讲了一个关于自由的故事，我觉得用震撼两个字形容我看过的感觉一点都不为过，现在这个时代，能感动我们的东西越来越少，当影片的结尾我听到主角的那一声"Freedom"的呐喊时，深受触动，还是那句话，一个人的一生总要有梦想，即使那会让我们遍体鳞伤甚至流血牺牲，都不重要。

我更加坚定，要有力量的活下去，我忽然想起了自己死去的朋友三儿，他惧怕生存，惧怕压力，可是我不会。

陈尧听说了我和靖文的事，过来看我。

对于上次娜娜的事我一直对陈尧感到歉疚，虽然陈尧并不知道我和娜娜的关系，但毕竟也算是因我而起。

陈尧带了两包烟过来给我，都是好烟，看起来他现在日子混得不错，可是每当我问起，他总是说："咳，瞎混呗。"

陈尧问我："娜娜是不是喜欢你啊？"

我摇摇头，还是用骗靖文的那些话骗他，既然谎言已经拉开了网，就只能织下去。

陈尧觉得希望又回来了，说："那咱什么时候再约娜娜出来吧。"

"就现在吧。"我说，"我也想见见娜娜了。"这话是真的。

给娜娜打了一通电话之后，她便准备过来，她没来过我这，找了很久才到，进屋以后第一句话是："你这怎么这么乱啊？"

的确，靖文才走几天，家里已经被我弄得乱七八糟，娜娜进来说："我帮你收拾收拾吧，你女朋友呢？"

我说："从我这搬走了。"

娜娜察觉到了我的悲伤，没有再说下去。

而陈尧则完全不同，笑脸盈盈的看着娜娜问："娜娜，你喝水吗，我去给你倒。"好像是他家似的。

"不了，谢谢。"娜娜说。

"那你以后怎么办啊？"娜娜问我。

"我又不是吃软饭的，女朋友没了不至于活不下去。"

陈尧插了一句："对对，我也不是，虽然我的梦想是吃软饭，可是至今还没有实现。"

陈尧的话非但没有缓和气氛，反而成了一段沉默的开始，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屋子里静的只有呼吸声。

每一次当我感觉对梦想力不从心的时候，总有一个人站在我旁边，给我自信和勇气，那个人是靖文。

第36节：第四章 暂别(3)

而每一次当我感到忧伤的时候，总有一个人为我轻轻擦拭流血的伤口，那个人是娜娜。

此时的娜娜，又在做着这样的事。只是这件事不应该当着陈尧的面。

娜娜忽然紧紧的抱着我，像上次在她家一样，她纤弱的身躯似乎有无限大的力量，让我无法挣脱。

冰冷的眼泪流在了我的肩膀上。

陈尧看到了这一幕，我知道已经不用再解释什么了，虽然我很想对他说些话可是终究没说，陈尧站起来，留给我一个落寞的眼神，走出门去，不知道还会不会回来。

当我的爱情失去的时候，陈尧会来安慰我，而当他的爱情失去的时候，我只是在伤害他。

娜娜根本没有在意陈尧的离开，她对我说："艾熙，搬到我那里去住吧，我不想再忍受想你的寂寞，更不想让你去忍受同样的感觉，艾熙，忘掉她吧，即使现在不行，以后也会慢慢忘掉的，我会代替她爱你，给你幸福。"

真的会吗？我会忘掉自己曾经珍爱的人吗？

我还是决定搬过去和娜娜一起住，虽然不知道这是对是错。

娜娜叫她公司的一个人瞒着她老爸开车把我的行李送了过去，临走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一些事，对娜娜说："你们先走，我晚一点过去。"

"怎么了？"

"有一点事要办。"

走到何梦家门口，犹豫再三，我还是敲了门。

"谁呀？"何梦的声音。

"我，艾熙。"我低声回答。

"你干嘛呀？"何梦在里面生气的问。

"你先开门吧。"

何梦打开门，依然态度强硬的说："你有什么事？"

我没理她直接走进门，看见吴宇哲正在沙发上坐着，头上还缠着纱布，看见我也不横了，低下头不敢做声。

何梦以为我又要动手，赶紧站在我们中间，对我说："艾熙，你还有完没完？"

我对他们深深的鞠躬，说了声"对不起"，转身就走了，留下何梦诧异的表情。

靖文曾告诉我，我伤害了太多的人，而有些人很无辜，虽然吴宇哲怎么都应该归类到欠揍而不应该归类到无辜这一行列，但是我现在有勇气当面道歉的就只有他了。

娜娜已经不住在上次那间合租的屋子里，而是单独租了一处房子，装修豪华，谁叫人家老爸是大款呢，这次我过来也没有那些讨厌的人看着我了。

我进来的时候，娜娜正收拾我的东西，开心的像个孩子，我知道，这是她希望得到的生活，和我在一起的生活，虽然我不是他男朋友。

娜娜忙碌起来的样子，很像个过日子的老婆。

晚上我依然失眠，瞪大了眼睛看着天花板，娜娜也没睡，问我怎么了，我说睡不着。

她便在床头的抽屉里拿出一瓶安眠药，给我一粒，说："吃下就能睡着了。"

第37节：第四章 暂别(4)

"你怎么会有安眠药？"我问。

"我也失眠，每次想你的时候。"她笑着说。

果然，药吃了没多久我就开始迷迷糊糊的了，直到一阵电话铃声给我吵醒。

我睁开眼睛，估计已经是中午了，枕边的手机还在不厌其烦的响着，我一看号码，顿时清醒。

我收到了一个不知是好还是不好的消息：我可以签约，但是要交一万块钱。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娜娜，她看出了我的犹豫，对我说："艾熙，我有钱。"

我知道她肯定这么说，可是我不能用她的钱，我已经在感情上欠了她很多，不能再在金钱上欠她的了。

我手头就剩一万多块钱，最后还是决定：签！一定要签。这是实现梦想的一大步，而我付出那么多努力不是为了省下一万块钱。

很多和我一样的人也许永远等不来这一刻，可是我却意外的得到了，在我失去爱情以后，生活并没有对我落井下石，甚至还可怜了我一次，拉了我一把。

我真希望全世界都知道这个消息，我拿起手机，发了一条短信出去：爸，我要签约了，我要做歌手了，我没让你失望。

许久，收到父亲的回信：好啊。

老爸还是这样，不知道该跟我说什么，可是我知道，此刻他的心里比我还高兴。

交了钱，签了合同，公司告诉我：这三首歌不能再在公开媒体上播放了，包括网络都不能，公司以后会找人专门为我制作这些歌。

我想，成功有的时候也很简单，也许不久以后，就会有我的个人专辑，有我的演唱会，有我的名利双收。

我坐地铁回去，站在拥挤的人群中间，他们一个个板着脸，或看报或玩儿手机，他们幸福吗?

跟着人群走出地铁口，我收到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恭喜你。

这是谁？我打过去，刚刚接通就被挂断了，我上网查了一下号码归属地，竟然是我家里那边的。

肯定是戴鹏，我老爸告诉他这个消息了，我又给戴鹏家里打过去。

"喂。"传来戴鹏慵懒的声音。

"是我。"

"艾熙！听说你签约了，真行，哥们儿当初没看错你！"戴鹏兴奋的说。

"刚才的短信不是你发过来的吗？"我很疑惑。

"没有啊，我还正想给你发呢，怎么了？"

"没事。"

"艾熙，在那边一切谦虚点，你现在才刚刚起步，以后的路还很长，哥们儿等着买你的专辑。"

"好，放心吧。"

挂了电话，我努力搜索记忆里其他的朋友，可是除了戴鹏，还会有谁?

晚上娜娜在一家西餐厅为我庆祝，我们喝名贵的红酒，那是我第一次这么奢侈的消费，结果结账的时候我卡里的钱根本不够，还得娜娜付账。

第38节：第四章 暂别(5)

我想这没关系，因为我以后会有很多钱，只是时间问题。

我现在要做的只是等待公司为我安排，为我量身打造一条成功之路。

我和娜娜喝的大醉，一路上我是唱着歌回去的，以前我在街上碰见这样的人，总会想：这人准是一个没出息的酒鬼，傻×一样。现在想想，也许他那时候真的有什么幸福的事情值得那样去醉，那样去犯傻。

回到家以后我和娜娜紧紧的抱在一起，享受着畅快淋漓的激情，而后沉沉睡去。

半夜的时候我感到口渴，跌跌撞撞的起来找水，喝了几口之后就觉得胃里面难受，跑去马桶边吐。

这一吐让我酒醒了不少，回去以后我看见娜娜洁白的躯体全部裸露在外面，她义无反顾的把一切都给了我，我竟然毫不犹豫的接受，可我以后要拿什么来偿还她?

还有靖文，我曾经承诺要靠自己的努力弥补她这些年为我受的苦，在这个承诺已经被当作笑话的时代，我也同流合污了吗?

想着这些事，我又睡不着了，就一个人去客厅看电视，换了几个频道都没有好看的，于是打开DVD，又看了一遍《勇敢的心》。

每一次看都会有同样的感动，我觉得电影真的是一种完美的艺术，当然能达到那个高度的只是一部分电影，记得小的时候我看《剪刀手爱德华》，最后下雪的时候我哭了，以后每个冬天，只要看到皑皑白雪，我就会想起那个满脸疤痕的奇怪男人，可以说，一个人长大，总有一部电影曾经感动过他，甚至改变他的人生观，让他以后做事的时候，常常会浮现出那些难忘的画面。

这时忽然一件衣服搭在了我的肩膀上，我回头看，娜娜站在我的身后。

"抱抱我。"她柔弱的像一支女士香烟。

我抱紧她，在随着电视机荧屏不断变色的房间，我们一直到天明。

早上娜娜还是要去上班，虽然是在她老爸的公司，可是为了不让其他人说三道四，娜娜从来没有旷过工，连迟到都没有。

她站在门口打了个哈欠，说了声"拜拜"就走了。

我又不知道干嘛好了。

打开音箱弹琴，我决定开始创作一首新歌，当一个人专心做某件喜欢的事的时候，时间是很快的，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几个小时，想不到我的新歌一气呵成，看着纸上被我写的凌乱的谱子，我会心一笑。

这时候我已经觉得很累了，毕竟昨晚没睡，于是躺在沙发上就睡着了。

这一觉睡得很死，却在没有结束时再次被电话声吵醒，来电显示着娜娜的名字。

"喂，艾熙，我得晚点儿回去了，我爸非要带我和一叔叔吃饭，不能不去，你晚上自己出去随便吃点儿吧，我不能再说了，我爸正向我这边走呢，挂了啊，拜拜艾熙，我爱你。"

第39节：第四章 暂别(6)

还没等我来得及说句话，电话里已经传出了"嘟嘟"声，娜娜刚才像是说Rap，要是给她个鼓点，绝对不比那帮黑人差。

正好我也饿了，就下楼去吃饭，自从搬到这里以后，这周围我都没怎么去过，因为没有心情，现在不同了，我决定先四处逛逛。

不远处有一家大型超市，我心想：反正也是闲着，哪儿溜达不是溜达。便走了进去。

快过年了，超市里人流拥挤，都推着个小车满载商品，高中政治里面讲：商品分价值和使用价值，这样看的话，人也是商品。

转了一层又一层，我觉得根本没什么可买的，娜娜家里什么都有，我大摇大摆的从收银台前走过，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仔细一看，竟然是陈尧。

陈尧也在同一时间认出了我，正当我们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的时候，收银员说话了：一共九十八块五。

陈尧一翻口袋，骂道："操，钱包让我放在公司了。"

"那这怎么办？"收银员不耐烦的问。

我把信用卡递给收银员，说："刷我的吧。"

收银员用厌恶的目光扫了陈尧一眼，她肯定以为陈尧是故意使诈，但我知道不是。

"你怎么在这？"出去的时候我问。

"公司就在附近，下班顺便卖点东西。"

"喝点儿去吧。"我说。

陈尧犹豫了一下，还是同意了。

我们在一家吵闹的饭馆儿坐下。

"娜娜的事对不起。"我说。

"没什么，这不是你的错。"陈尧依然沮丧。

我们一杯接一杯的喝酒，谁都不再说话，这时候后面的酒桌开始吵闹起来。

"你说你原来那么牛×，哥几个里面就你有出息，现在怎么混成这样？"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

"咳，命呗。"另一人说，声音熟悉。

我回头一看，竟然是那家琴行的老板。

北京这么大，我却在今晚一次碰到了他们两个人，这到底是谁的安排？

我走到他旁边问："您还记得我吗？"

他抬头看了看，点点头。

"过来喝一杯吧。"我说。

"好。"他扔下他的朋友，坐到我这桌。

"我签约了。"我似乎迫不及待的想要告诉他这个消息。

"哦。"他是所有听到这个消息的人里面唯一一个如此冷漠的。

"你觉得你会成功吗？"他问我。

"当然，唱片公司答应要为我做专辑。"这话虽然是假的，但我一直确信肯定会发生。

"我曾经也出过专辑，甚至有机会红遍中国，但是现在不还是这样吗。"他说话的时候一直低着头，转动着手上的酒杯。

"可是你们是因为乐队内部有矛盾不得不解散，我不同，我只是一个人。"我辩驳。

"我们乐队在一起十几年了，不只是那一次矛盾，任何内部的冲突我们都能够化解，最后我们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签了公司。"他说。

第40节：第四章 暂别(7)

这话让我惊讶，可是说不过去，如果没有公司，他们哪有机会。

"可能你现在不相信。"他接着说，"但你以后会体会到的，有的事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签约以后有那些白纸黑字约束着我们，我们不能做出自己想要的音乐，我们的专辑发行以后虽然得到了圈里的好评，但并不能保证销量，公司决定让我们改变风格，可是我们为了那些东西坚持了十几年，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

他喝了一口啤酒，接着说："你还太年轻了，没吃到真正的苦头，如果现在让你选，自我和金钱哪个更重要，你肯定会说自我，可是当公司给你施压，前途给你施压了以后呢，很多人会放弃自我，因为坚持下去，只能失败，你看看现在那些闪耀的明星，又有谁知道他们承受的呢？那种委屈求全的无奈。我不愿意委屈求全，所以变成了现在这样。"

他站起来要走，但还是对我说了最后一句话："孩子，有的时候你要分清楚，你的梦想究竟是要在这一条路上功成名就，还是坚持自己热爱的东西不离不弃。再见。"

他走以后，我点燃一支烟，吐了一个大大的烟圈，想起每次老爸在跟别人谈起生活的艰辛的时候，也是这样寂寞的深吸一口烟，吐出一个大大的烟圈，我开始思考：他的艰辛，是来自生活的压力，还是自己的？

说说我老爸吧，他是个画画的，但不是画家。

别人都说画家的作品是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不能理解的，但是每次我看到父亲的画，总有或悲伤或激奋的情绪，所以老爸不能算作是画家。

老爸从没跟我讲起过他的事，直到有一次我给他灌多了，老爸才说：

我并不是北方人，虽然我在北方长大，但其实我出生在南方，可是我生不逢时，在老爸情绪最暴戾的时候我呱呱坠地，老爸说，自己已经得不到新的创作灵感了，要远走他乡，感受一个从来没有经历的环境获得新的灵感，那个地方，就是我成长的地方。

而在那个时候，我妈早就受不了他了，觉得我爸是个疯子，空有一股热忱，而不会创造财富，我妈告诉我爸：两个选择，一个是留在家里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一个是跟她离婚，去北方独自创作。

我爸为这个问题几夜没有睡觉，最后他问我妈：如果我走了，艾熙能跟我一起吗?

当离婚证发到他们两个的手里的时候，我爸很想和我妈说点什么，可是最后什么都没说就出来，我爸带着我，来到了这个全中国最冷的地方，像个流浪汉一样，可是我爸说，当他刚刚到这里的时候，就知道这一切都是他想要的，这浑然天成的景色，是一切艺术的源泉。

可是我爸的画从来没有被展出在艺术馆里，而是全部挂在了我家的墙上。

第41节：第四章 暂别(8)

每次老爸都说，这些画弥漫着不一样的气息，小的时候我就很好奇，踮着脚尖凑过去闻，却只闻到了纸边泛黄的霉味儿。

后来不知道过了多久，老爸便不再谈起他的画了，他的手上也渐渐的消失了那些油彩的颜色。

再后来，我长大了，老爸告诉我，跟谁玩儿都好，就别跟三儿在一起，他那人不着调，一画画的，能有什么出息。

我曾经几次问老爸那些关于他过去的故事，他都不肯说，结果还是在一次醉酒之后告诉我了，老爸第二天清醒以后后悔地说："这酒啊，放在瓶子里稳稳当当的，放在肚子里就开始晃喽。"

也许我的艺术细胞都得益于老爸，可是老爸对于我选择的东西始终不赞同，但并没有当面阻止我，也许他明白，自己二十几岁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冲动的青年，又有什么资本阻止自己的孩子?

这以后老爸连酒都不喝了，说喝酒误事，还劝告我不要总出去喝酒，人一喝醉了什么都说，一桌子人称兄道弟的，有什么意思。

但他的烟好像从来都没停过，每次见到他，总能看到他指间夹着的半截烟卷，深深的吸一口，阳光透过窗子撒进屋里，都是蓝色的烟雾。

我知道他时常想起我妈，也时常跟我说，我哪哪哪长的像我妈，可我早忘了我妈长什么样了，连照片都没见过。

我和陈尧的矛盾化解，也许开始就没有什么矛盾，我只是自以为是罢了。

回去的时候看到娜娜一个人坐着看电视，我刚进屋，她就扑过来抱着我。

"去哪了？"她在我嘴唇边闻闻，说："又跟谁喝酒了？"

"陈尧。"

"你们怎么碰上的？"娜娜很好奇。

"他公司就在这附近。"

我拖着疲惫的身躯想去浴室放水洗澡，娜娜在身后又问："那他现在还在那个公司当打字员吗？"

我很纳闷为什么她有这么多关于陈尧的问题，但是我现在已经很累了，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只用鼻子哼了一声："嗯。"

躺在浴缸里，我昏昏欲睡，看着头顶的天花板，仿佛它在我头顶不停的旋转，也许是我在转吧，像一只陀螺，不知道何时才能停下来，而每次自己精疲力尽的时候，迎面而来的总是现实狠狠的一鞭子。

一只柔软纤细的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是娜娜，她说："我来帮你洗吧。"

我点了点头，娜娜的玉手缓缓在我的后背游走，我闭上眼睛，享受着短暂的永恒。

"艾熙，你累了吗？"她问。

"嗯。"我有气无力。

过了一会儿，娜娜又说："那天我们在一起吃饭，陈尧提到他上班的那个公司，我知道，是我爸他们的合作伙伴。"

"怎么了？"我睁开眼睛，知道娜娜有话没说完。

第42节：第四章 暂别(9)

"那公司在朝阳，离这里远着呢。"

娜娜的指间在我的锁骨处来回滑动，沉默了一会儿，我再次闭上眼睛，我太累了，不愿意去想任何事。

陈尧还是骗了我，我知道他一定是因为娜娜的原因才搬来这里，那么这么长时间以来，娜娜的一举一动他都了如指掌，也许我的出现再次伤害了他，我总是不停的伤害着别人。

靖文说过的话在我耳边萦绕，我不经意间划过的眼泪重重的滴落在浴缸的水里，再也分辨不清。

这一个冬天就快过去了，新年越来越近。

节日的气氛弥漫整个北京城，大街小巷到处是欢声笑语的人，中国人有个习惯，每到年终总喜欢总结点儿什么，我也试图这样做，可是发现这零零散散的一年，我毫无改变。

昨天我给戴鹏打电话，他告诉我，我老爸在那边逢人就说我家艾熙签约了，要当明星了，以后翻身农奴做主人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了，一代新人换旧人了。

戴鹏还告诉我，家里那边都传说，只要我一出专辑，就能赚几百万。

可现实是我身上的钱只够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的。

已经很多年过年没回过家了，其实我无所谓，哪儿都是一顿饺子，没必要非得回家吃，可是这次我的确很想回去，因为总觉得家里有什么东西在呼唤我，我有这种感觉。

最让我发愁的就是回家以后怎么解释自己现在的穷困潦倒。

我把自己想回家的愿望告诉了娜娜，娜娜点点头，却有些沮丧的说："艾熙，我本来以为你会留下来呢，我都计划好了，趁过年把你介绍给我的父母。"

"现在还不是时候，娜娜。"

她明白我指的是靖文，我一直都放不下她，这些我都无法掩饰，娜娜却从来不会说起什么，只是静静的等待，等待我忘掉靖文那一天来临。

娜娜递给我一张卡："艾熙，这些钱你先拿去用，明天我托人去给你订机票。"

"不用了，娜娜，我坐火车回去就可以。"我不能接受娜娜的钱。

"不行，坐二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很疲惫的。"她把卡硬塞在我手里，"密码是你的生日。"

"娜娜，我欠你的太多了，这样下去，我不知道该怎么偿还。"

我回到房间里，娜娜一个人还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后来娜娜又笑着跑了进来，装作开心的样子说："艾熙，我帮你收拾东西吧。"

我不敢直视娜娜的笑容，那映射着我多么可耻的嘴脸。

说是收拾东西，娜娜却总是在拿起某一样东西的时候重复的说："这个别带走了。"

我知道她是在挽留，她怕我这一走不知何时才能回来，所以想尽量留一些对我很重要的东西在这里，呵呵，女孩儿总是有一些可爱的小心眼儿，让人忍不住想发笑。

第43节：第四章 暂别(10)

我一个人当然带不走那么多东西，最后我决定只带走一只皮箱和一把箱琴。

我把闹钟调的很早，拒绝了娜娜找人开车送我的要求，清晨，我被闹钟的音乐声吵醒，洗漱过后，看见娜娜还睡着，在她的额头轻轻的吻了一下。

"娜娜，再见。"我小声说。

一滴眼泪从她的眼角划出，她醒着。

我不忍心再看下去，拿起行李离开了。

当门紧紧关上的那一刻，忽然一种锥心的疼痛袭来。

娜娜，谢谢你。

到了北京站，我去买票，却被告知只能买到明天的车次。

没有办法，现在车票就是很紧张，我从窗口接过来第二天的车票，却不知道该去哪。

娜娜那里是不能再回去了，我怕回去之后自己没有勇气再次离开。

走在站前广场，不停有人过来问我"住店吗？"我心想，如果有钱，谁还在这呆着?

除了在车站过夜，我别无选择。

候车室里都是人，大多是等待回家的外地民工，我坐在他们中间，除了穿着还算干净利索以外，没有什么不同。

这些人在北京吃苦受罪，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回家过年，可是每年春节，总有一些无奈的留在了这里，北京对于他们，虽然繁华，却不是家。

而那些繁华的高楼大厦却是他们用砖一块一块的垒上去的，都是他们用双手建成，自己却可能一辈子都无法住进去，这也是一种人生，很难改变。

旁边一个抱小孩的妇女问我："你是大学生吧？"

我尴尬的笑了笑。

她接着说："大学生好啊，有出息。"

我看到她的眼神中满是羡慕，却不知道怎么告诉她其实我不是学生，在家的时候我最讨厌有人来家里做客的时候问我在哪里上学，而每次听说我搞音乐总会表示出不屑的态度，好像搞音乐就是扯淡似的，还有些人总爱跟我爸说自己的孩子今年考研，英语过了八级之类，我就不喜欢听这些话，不是我嫉妒，可是一个人，即使你是大学生，你是研究生，或者博士硕士什么的，不都是学生吗，学生都一样，而人只有在社会这个环境中才能分出高下，当人真正懂得了要去奋斗这个道理的时候都是在青春时期，大家起步都一样，为什么总要对别的孩子提早定论，这不公平。

在候车室我一遍一遍的听着许巍的《故乡》，伴着周围民工的鼾声，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寂寞。

第二天我提着行李上了车，我的位置是下铺，很方便。

刚把东西放下，一个老太太被人搀着走过来，坐在了我的铺上。

搀扶着老太太的年轻人对我说："小兄弟，我妈年纪大了，腿脚不好，我们的票还是上铺，你看能不能换换，我妈晚上九点就下车。"

第44节：第四章 暂别(11)

我想了想，自己长这么大没做过什么好事，就做一回吧，便点头同意了。

那人感激的握着我的手，颇有些革命成功后老百姓感谢解放军的情景。

他说："兄弟，要不我给你点儿钱吧，下铺贵。"

我说："不用，没事儿。"

"给你二十吧。"他说。

可真够抠门的，可是来回几句话了之后，他连二十都没给，我当然也没计较，一个人爬到上铺去了。

北京城渐渐在我眼前消失，像是生硬的抽走了我的一段生活。

车开了几个小时，我在上铺闷的难受，正准备去车厢接口处抽根烟，广播响了："餐车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食物，请旅客去餐车用餐。"

跟我换铺的老太太一听广播，扑腾一下起来了，三步并作两步向餐车跑去，那速度我都赶不上，我站在后面看傻了。

半小时以后，老太太擦着满嘴的油满意而归，我坐在下铺，她视而不见，又直挺挺的躺下了。

我说："大妈，给我二十块钱，你儿子欠我的。"

第45节：第五章 伤痕(1)

第五章 伤痕

烟丝分好多种，有优有劣，可对我来说，几十块的烟和几块的烟都一个感觉，就是呛。不知何时，我迷恋上了那种在寂静的黑夜里，点上一点微弱的灯光并不时吐出浓浓烟雾的感觉。

列车一路开过繁华和冷清，乘客也由最初的精神饱满变得有些萎靡不振，大妈下车以后，我躺在自己的铺上，怎么也睡不着。

2004年，一个叫刘翔的能跑能跳的奥运冠军红遍了全中国；2005年，在相声这个词已经和中国老百姓挂不上关系的时候，大家却忽然一窝蜂的听一个叫郭德纲的人说传统段子；2007年，社会上最流行的词语除了"股市"、"房价"以外，还有一个叫王宝强的农村孩子。每一年，都有人改变着大众的生活，每一年，都有付出了心血和汗水，承受了失望与伤痛的人走向成功。

可是每一年，这个人都不是我。

每次想到自己遥不可及的理想，总要去刻意的安慰一下，但是并不能缓解我心里的压力，反而，看着成功的人越来越多，我觉得我已经被甩的很远。

一夜都是半睡半醒的度过，直到早晨起床的时候，都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睡着过，周围的人也都没有了昨天的精气神，憔悴不堪。

渐渐地，窗外的颜色由土黄变成了雪白，离家不远了，家乡的特点明显，就像家乡的人，总是在苍茫之中。

过了很久，我的目的地终于到了，好像每次火车在我家的车站停下，总要抖一下，似乎是因为受不了这里的天气而打了一个大大的寒噤。

走出车站以后依然有一群中年妇女围上来问我"住店吗？"有的说"我们这床单干净"，有的说"我们这姑娘漂亮"，可是我真想告诉他们，别看我这样，我真没钱。

其实这些人也不容易，这么冷的天气谁愿意在外面呆着啊，可是她们不出来，生意就不好做，一听见列车进站，马上跟看见了糖的蚂蚁似的，堵在出站口，列车一走，又纷纷散去，而一天不知有多少趟列车停在这里又离开，他们就这样一遍一遍的重复着，以此取暖。

看着他们冻得通红的脸和手，一边抹鼻涕还不忘招揽顾客，我就不忍心用强硬的态度赶她们走。

我打一出租车回家，五块钱，小城市就是好，消费低。

到家以后，我敲了几下门，听到里面过来的脚步声不像是我爸的，我爸走路没这么快。

门一开，果然是戴鹏。

"艾熙！回来怎么不说一声，快进来！"戴鹏帮我提着行李，转过身对里屋喊："叔叔，你们家明星回来了。"

我爸从里屋走出来，对我呲着牙笑，我却笑不出来。

戴鹏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小子现在可以啊，看来我那把琴算是送对人了，呵呵。"

我想解释其实事情还远着呢，不是他们想的那样，可总开不了口。

"下午你好好休息，晚上咱出去好好喝，叔叔，你也去。"戴鹏对我们爷俩儿说。

"我就不去了，你们去吧，我戒酒很长时间了。"我爸拒绝。

"儿子回来了都不去？"戴鹏还在引诱我爸。

"不去，我喝多了话多。"

我们三人一齐大笑。

下午我沉沉睡去，并做了一个冗长的梦，一睁眼，又忘了。

我忽然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做那个可怕的噩梦了，看来那件事在我心里的阴影正在慢慢消去。

这时候听见戴鹏在外面打电话的声音，"好，那就这样说定了，好，拜拜。"

我走出来问他："跟谁打电话呢？"

"没谁。"他似乎有些慌张，"一个朋友。"

我们家这里有很多自助的烧烤店，两个人坐在那里胡吃海塞带聊天一夜都花不过一百块钱，很实惠，此时我和戴鹏就在这样一家店里。

我向他谈起娜娜的事，戴鹏只是沉默的边吃边听，就着我感情悲壮的长篇论述，他把我们两个人的食物都吃了。

戴鹏一共就问了我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还吃不吃？"

我犹豫了一下，摇摇头。

第二个问题是："你还爱靖文吗？"

第一个问题我还想了一会儿，可是这个问题我已经在心里问过自己无数遍了，我说："爱。"

戴鹏大手一挥，"好，我决定了．．．．．．"我有预感会出现好事，期待的看着他，他接着说："现在就带你去找个鸡！"

我刚喝一半的啤酒全喷他脸上了，我问他："多了吧你？"

"没有！"他用干净利落的回答表示了他的清醒，"我知道你对靖文日益思念，不能自拔，所以带你发泄发泄。"

第46节：第五章 伤痕(2)

"不去。"我说。

"走吧，装什么正人君子啊。"

戴鹏付了帐以后拽着我的衣袖往外走，我们这地方小，刚刚跨过一条街，放眼望去就全是洗头房，我还被戴鹏拽着，我们俩吵吵嚷嚷的，这时候从一家洗头房里出来一个女孩儿，对我们喊："两位先生进来坐坐吧。"

人家都出来叫了，戴鹏自然拉着我进去，什么叫会做生意，这才叫会做生意，买卖都在一条街开着，人家姑娘主动，赚得自然多，其他洗头房只知道守株待兔，把小姐都饿瘦了。

进去了之后我又要走，戴鹏拦着我，"艾熙，你是不是男的啊？"

"艾熙？"女孩儿重复我的名字。

完了，这回丢人丢大了，以后我要是出名了，这女孩儿准拿今晚这事儿要挟我。

没想到戴鹏也忽然回心转意了，说："那咱走。"

我们刚出门，女孩儿又出来了，竟然说："艾熙，你不认识我了吗？"

我仔细看了看她，还真有点眼熟。

"我是刘菲菲啊。"她说。

我想起来了，刘菲菲是我初中同学，我们俩还坐过同桌，她现在虽然擦脂抹粉的，可是样子没变。

"进来聊会儿天吧。"刘菲菲说。

刘菲菲告诉我，她中考落榜了之后就一直呆在家里，父亲每天晚上都出去喝酒，有时候喝多了回来就砸东西骂人，直到有一天，父亲回来之后又要发脾气，结果发现家里只有她一个人，便问她她妈去哪了，刘菲菲也不知道，之后几天，母亲依然杳无音讯，大家推测，是跟一个常常去母亲单位找她的男人跑了。

她父亲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悲痛欲绝，在家里上吊自杀。

之后的第二年，刘菲菲便在这里当上了小姐。

我们安静的听她讲完了自己的故事，戴鹏问了一个无耻的问题："那你即使做这个也应该去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啊，怎么还留在这里，不怕遇到熟人吗？"

"我不在乎。"刘菲菲说，"我在这里碰到了很多原来的同学，有时候跟他们做还感觉亲切点呢，只不过他们都不爱给钱，说都是同学，就当互相帮助了。"

"我就知道咱原来那帮同学挺差劲的。"我说。

刘菲菲接着说："后来我一想，这不行啊，总做赔本买卖，就跟他们要钱，一分也不能少，他们就骂我，说我上学的时候看着人模狗样的，现在却来做鸡，不要脸！"

"我看不要脸的是他们！"戴鹏恨恨的说。

不知过了多久，我就睡着了，后来戴鹏和刘菲菲发生了什么，我也不知道。

恍恍惚惚间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没有像往常一样因为我的醒来而忘却，却像是曾经发生过的记忆犹新的故事，在梦里刘菲菲牵着我的手，对我说："艾熙，我以后要当居里夫人。"我说："好，那我就当居里夫人她爸，专生居里夫人。"

第47节：第五章 伤痕(3)

"艾熙，醒醒！艾熙！"我在戴鹏剧烈的摇晃中醒来。

"怎么了？"我问。

"出事儿了，现在跟我去车站！"

"什么事儿啊，你还没醒酒呢吧？"

"没时间跟你说了，先跟我走，一会儿跟你说。"

我和戴鹏跑出去，身后是刘菲菲的一声道别："你们俩以后常来玩啊。"

上了出租车，戴鹏说："师傅，火车站！"

那出租车本来就在刘菲菲的洗头房对面停着，司机看到我们急冲冲的跑进来，反倒不走了，说："没钱我可不拉啊。"

"谁没钱啊，是没时间，快走。"

"你们要是有钱，至于从那里头跑出来吗？"司机指向洗头房方向。

戴鹏掏出一张一百的，往司机面前一摔，"快走！别废话！"

司机乖乖的开了车。

戴鹏告诉了我一个让我震惊的消息，靖文在这里，而且，昨晚去洗头房也是靖文安排戴鹏这么做的。

原来靖文在离开我之后没有地方可以去，就来到了这里，她一面想跟我爸和戴鹏那里多了解我一些，一面想考验我心里到底在不在乎她。

而靖文的方法就是：让戴鹏在和我喝过酒之后，问我是否还爱她，这是听我口头上的答案，如果口头的答案通过了，再测试我心里面的答案，就是让戴鹏带我去洗头房找小姐，如果我执意不去，就去她一直居住的旅店找她，昨晚戴鹏刚想带我走，却没想到我碰到了刘菲菲这个同学，光顾着听她说话了，就忘了去找靖文，而靖文和戴鹏的约定就是，如果昨晚我们没去，她今天早上八点的火车回北京。

到了车站以后，我一看表，八点一刻了，此时车站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送站的人往回走，去北京的列车早就开了。

我和戴鹏沮丧的坐在候车室，低着头，戴鹏很自责，可我不能怪他，这本来也不是他的错。

正当我们愁眉不展的时候，一个身影站在我们面前，我和戴鹏同时缓缓抬头，顺着鞋一直往上看，是靖文！

靖文笑嘻嘻的站在我们面前，说："他妈的！这时候根本就买不到去北京的车票了！"

有的时候票贩子也在无形中做了很多好人好事，比如这次，要不是因为他们，没准靖文已经走了，我暗自决定，等我成名了以后一定要在公开媒体向所有票贩子致敬。

一路上戴鹏向靖文解释着昨晚发生的事，靖文始终笑嘻嘻的听。

我对靖文说："你也够能折腾的了，跑这么远。"

"还不是被你逼的？"靖文说。

"我什么时候逼你了，是你自己擅作主张，破坏了原本美满的二人世界。"

"滚，还美满呢，就你自己美吧！"

我们一路有说有笑向家走去，也不打车了，虽然天气寒冷不时要捂捂耳朵搓搓手什么的，但一点儿不觉得难受。

第48节：第五章 伤痕(4)

"听说你签约了？"靖文问。

"嗯，那短信是你发的吧？"

"对。"靖文点点头。

每一年我都在无所事事中低下头匆匆走过，我转身，看着自己凌乱的脚印，懊悔自己什么都没能带走，却留下了青春。

今年依然如此，三十晚上的一串鞭炮噼里啪啦的响起，这一年经历的心酸就像摆在面前的一盘饺子，不管你喜不喜欢，总是要咽下去。

靖文从刚才开始就不停的接到拜年的短信，再一条一条的转给其他的人，春节就是这样，给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创造了高额的利润，也算是全国人民给他们拜了个年。

我索性把手机关掉，我喜欢安静的过年。

除了一顿还算丰盛的年夜饭，我们家和平时没什么两样，也是我们爷俩儿，顶多再加一个靖文，吃完了饭，我们就各自回屋睡去了。

靖文躺在我的胸口上，瞬间，一种熟悉的感觉回来了，在北京看不到星星的夜空下，曾经无数个平凡的夜晚，她就这样躺在我的胸口上，不知不觉间睡着，像只乖巧的小猫。

我看着她，忽然笑出声来。

"笑什么呀？"她扬起头看我，用怪异而可爱的表情。

"没什么。"我嘴角依然挂着微笑。

其实我是在笑自己，笑我自己的傻，我明明不可能忘掉靖文的，却幼稚的以为自己可以离开她单独生活，我倔强的维持了那么久没有她的日子，其实只是在自己折磨自己。

现在，我感觉到幸福、安详，并没有过去那样的欲望膨胀。

靖文拿起我放在枕边的手机，打开。

短信音一声接一声。

"好多啊。"靖文说，"你看不看？"

"不看，都是那几句话。"

"那我给你念。"

靖文一条一条的念刚刚收到的短信：

"哥们儿，新年快乐，希望你和靖文别再像过去一年那样光演悲剧了，新的一年也演几出喜剧给我看看，戴鹏。"

我笑了笑，靖文继续念：

艾熙，这一年即使有再多的不愉快，你都是我的好兄弟，新年快乐。陈尧。"

"你和陈尧怎么不愉快了？"靖文问。

"没什么，就是有几次心情不好吵架了。"我撒了个慌。

"你还是这臭脾气，没改！"靖文生气的嘟起嘴，却更加可爱。

"我改了，我真改了，我里里外外彻底的改了一遍，焕然一新，不留痕迹。"

"去，就你贫！你是洗衣粉啊？"

我们都笑了。

"接着给你念啊，听着。"靖文做了个手势让我别出声。

"艾熙，谢谢你对我做的一切，有你在的日子我真的很开心，娜娜愿意为你付出所有，艾熙，娜娜爱你。"

"她爱你．．．．．．"靖文的声音很小，我却听得分明。

第49节：第五章 伤痕(5)

"靖文，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我有些慌了。

"还有一条，你还要不要听？"靖文的镇定反而更让我不知所措。

"念吧。"我无力的说，不知该怎么办。

"艾熙你好，我谨代表"革命者"唱片公司祝你新年快乐。另：请与初五以后尽快来公司，我们将洽谈一下关于你的歌曲的一些事务。"

唱片公司开始为我做出计划了，我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我在脑子里一遍一遍的思考该如何去跟靖文解释，可是事实就是如此，我不愿意去欺骗她，该怎么选择让我两难。

用一个小时候常用的方法--抓阄。我撕下两张纸，一张写着"实话"，一张写着"谎话"，如果抽到实话就去坦白，抽到谎话就编个理由骗她。

正写着，靖文却突然过来了，问我干嘛呢。

我说："抓阄，决定到底跟你说真话还是假话。"

"什么真话假话？"

"就是我和娜娜的事，真话就是我们在一起同居过，假话就是我们没在一起同居，真话就是我们关系不正常，假话就是我们关系正常，只是普通朋友。"

当时我心里的确不想骗靖文，就索性跟她说了，说完之后有点后悔，观察着她的反应。

靖文愣了一下，继而转身走了，留下一句话："那你抽吧，希望你抽到的是假话。"

五分钟以后，我来到卧室，靖文正躺在床上听音乐，我过去把她的耳机摘下来。

"怎么了？"她问。

"靖文，其实我和娜娜只是普通朋友，她就是喜欢开玩笑，上次我们大家在一起喝酒她不是也这样开玩笑吗？我和娜娜什么关系都没

有，就因为她原来总跟我们乐队一起混，熟了，靖文，我除了你，从来没有过别的女人，你要相信我。"

"你抽到谎话了？"靖文问。

"嗯。"我老实的点点头。

"得，我信了。"她又带上耳机。

我再次把耳机摘下来，诚恳的说："对不起靖文，我希望你能原谅我曾经做过的事，娜娜是个孤独的女孩儿，她对我很好，每次我难过或绝望的时候她总能够及时的出现并安慰我，一切都是我的错。"

靖文长叹一声，说："算了艾熙，我能理解你，也能理解她，但是，如果你想和我在一起，就离开她好吗？"

我再次认真的、诚恳的点了点头。

靖文永远都这样懂得把握，不像我。

在这座小城市，春节的气氛会随着初五早晨的一顿面条而消去，而吃完这一顿面条，我和靖文还要踏上去北京的火车。

这次我爸和戴鹏都来送站了，但是他们好像就送靖文一个人，都帮着靖文提行李，却对我不管不顾，这俩人可真行！

北京，我回来了！

我们又回到了当初租下的那个破旧的房子，里面却空空如也了。

第50节：第五章 伤痕(6)

我对靖文说："我的东西都在娜娜那里，我得去拿回来。"

"我和你一起去吧。"

"这样好吗？"我有些为难。

"怎么了？还想背着我干嘛呀？"靖文坏笑着问。

"没有，就是怕尴尬。"

"没关系，我在外面等你，如果她死活不让你走，你就说我在外面，她一看到，就会放你走的，我就怕耽误时间，你明天还得去唱片公司呢。"

我同意了，靖文虽说是那种睿智的女孩儿，还是要用那些没劲的伎俩，我难道还看不出来她的心思吗，不过，这种事别的女孩儿做看着就傻，靖文一做，反倒让我觉得可爱。

我和靖文一起去娜娜住的地方，当然也是我曾经住的地方。

到小区门口的时候，我说："你就在这等着吧，我一会儿就出来。"

靖文说："大冷的天你让我在外面，有没有点良心啊，怎么也得进去楼里面吧。"

我想了想也对，就和靖文一起进去。

到电梯口的时候，我说："你在下面等着吧，我马上就下来。"

靖文又说："这电梯里面人出来进去的，看我跟傻子似的，我可受不了。"

无奈，我和靖文一起进了电梯。

从电梯出来，对面就是娜娜的家门。

我说："要不一起进去？反正都到这了。"

靖文故作深沉的说："不行，我说过要在外面等着你，不能食言啊。"

我真服了她了，原来跟我说的"外面"，就是一道门的外面啊。

我掏出钥匙打开房门，又回头看了看靖文，她的眼神失落，我忽然觉得很对不起她。

娜娜的鞋整齐的摆在门口，和我走的时候一样，她做任何事都有习惯，包括摆放鞋子的位置，可是我在她的生活中突然消失了一段时间，她会习惯吗?

"艾熙，你回来了。"娜娜从里屋出来，静静的说。

我点点头。

"先洗个澡吧，我去做饭。"娜娜笑着。

"娜娜．．．．．．"

她转过来，依然笑着。

"我要走了。"

"你找到她了吗？"

"嗯。"

娜娜沉默的看了我一会儿，眼眶渐渐红润，她勉强抑制着眼泪说："吃过饭再走吧。"

"娜娜，她就在门口。"

娜娜没有想靖文说的那样会去看，而是忽然扑过来，抱着我。

这是我最熟悉的娜娜的动作。

没有任何语言，甚至连哭声都是被压在我的臂弯里，娜娜，你又何必如此压抑?

出来以后，靖文看着我胸前被娜娜的泪水打湿的痕迹，默默不语。

晚上，靖文告诉我："我给你一个整晚，让你认真的去想念她最后一次。"

靖文说完转过去睡了，我意料之中的失眠。

娜娜，你床头的安眠药，今晚又要少一粒了吧?

第51节：第五章 伤痕(7)

第二天起床后我照了照镜子，还好没有黑眼圈，今天要去公司，不管昨天发生了什么事，都不能影响今天的状态。

我们永远都不能改变过去，但可以改变未来。我信心百倍。

靖文帮我整理了一下衣服，骄傲的说："老公好帅！"

我知道她是鼓励我，我在她的脸颊亲了一下。

我去公司要找的就是给我发短信的那个人，叫刘维明，可是我要叫她刘总。

刚进公司大门，看见沙发上坐着一个穿红衣服的清秀女孩儿，我对她笑了笑，问："请问刘维明刘总在哪？"

女孩儿竟然站起来回答："里面左转就是了，门上写着呢。"

我再次礼貌的还以微笑。

刘维明办公室的门半开着，他正和一人说话，我敲了敲。

"哦，艾熙啊，来了，我处理点事，你先在外面等我一下。"

"好。"我又回到了那个女孩儿旁边。

"你在这工作？"反正闲着，聊呗。

"不，我是他们新签的艺人。"

我点点头，看来我还是她的前辈呢。

我们彼此都没话说，我掏出手机，无聊的翻着相册，看到了很多娜娜的照片。

这时一个人过来，我以为叫我，屁股都离开沙发了，却听到那人说："孟雪，你过来。"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不是叫我，妈的还是有点紧张。

身边的女孩儿跟着那男的走了过去。

我继续摆弄手机，手心都是汉。

几分钟以后那人又来了，这次是叫我。

我们走进刘维明的办公室，那女孩儿竟然也在。

刘维明说："艾熙，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孟雪，前几天才刚刚签约。"

"我们刚才见过了。"我说。

"哦，呵呵，以后还会常见呢，她是你的合作伙伴。"刘维明笑着说。

"什么意思？"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公司决定让你们俩组合，唱一些情歌，当然也包括你送来的小样里面的一首歌曲。"

"可是我那歌不适合她唱。"我这话说完，孟雪低下了头。

刘维明说："歌是可以改的，关键是要适合听众，不是适合你一个人。"

我想起了靖文彩铃里面那让我厌恶的甜腻腻的男女对唱，当即否定道："我觉得还是以个人的方式发展比较好。"

"个人也可以，那就把那首歌给孟雪唱，你作为歌曲的创作者，公司也不会亏待你的。"

我感到身后一片黑暗，面对他们，我不知该说什么好，眼前的画面在我的视线里慢慢扭曲、模糊。

"你考虑考虑吧，艾熙。"刘维明的语气强硬。

总是会有人拥有决定别人的权利，在那巨大的权利面前，我们微不足道。

我在做最后一丝挣扎，说："刘总，难道我就不能唱我自己写的歌吗？"

"可以，你可以唱给你自己听，或者在地下道唱给过路的人听。"

刘维明看我低下头不说话，语气稍微缓和："艾熙，希望你能理解，公司要发展一个新人，投入是很大的，要冒很大的风险，所以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只能选择其一，而经过公司的讨论研究，我们一致认为孟雪的市场潜力比你更大。"

这时带我进来办公室的那个人插话道："艾熙，你们俩组合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有很多人连这个机会都没有。"

我一直低垂的头忽然抬起来，愤怒的看着他们，说："我唱歌是有底线的，我的梦想也不是做一个让我自己都讨厌的人，所以，我拒绝。"

说完这话我转身就走了，没人拦着我，我知道我对他们可有可无，原来外界一直盛传的"革命者"对歌手的自由，也只是盛传而已。

想起了那晚在酒桌，那个琴行老板对我说的话："孩子，有的时候你要分清楚，你的梦想究竟是要在这一条路上功成名就，还是坚持自己热爱的东西不离不弃。"

第52节：第六章 背叛(1)

第六章 背叛

我把思念酿成了一杯浓浓的苦酒，过往的欢颜也就不再重要，如果我能找到一种叫做青春的解药，我想她能陪我一直到老

在成长的路上，总有些东西在悄然的改变着我们，我们却没有发觉，直到有一天自己彻底沉沦或是脱胎换骨。

10岁以前，除了父亲的巴掌，记忆最深的就是家门口的那一堆沙子，我每天在那上面玩儿直到深夜，盖堡垒、挖通道是我的最爱，后来有一天那堆沙子被工地上的人拉走了，我失去了幼年的乐趣。

15岁以前，我花八十块买了个足球，从此以后我养成了早起的好习惯，那个时候我喜欢看日本动画片《足球小子》，经常学他们在射门的时候大喊一声。可是最后由于班主任对我家长说我玩物丧志，我爸一气之下把我的足球从楼上扔到了很远的地方，我再也没找到，也不敢在学校踢球了。

18岁以前，我无意间在网上听了一首国外的歌曲，后来我知道那就是摇滚，便开始攒钱买廉价的吉他，并因此放弃了考大学。

我以为我会成功呢，可是理想总是被无情的扼杀，小的时候只是失落，长大了，我开始有些绝望。

穿过这条地下道，就离家不远了，靖文还在等我。

我想起了刘维明的话："你可以给你自己唱，也可以在地下道给过路的人唱。"

也许有一天，我真的会成为这样的人。

小时候我总觉得流浪歌手最牛×，最浪漫，可是有一天，我亲眼目睹一个流浪歌手准备收工的时候，跪在地上捡那些散落的一块或五毛的纸币，我才发现，这行一点儿都不浪漫，与乞丐无异。

我一直觉得，真正热爱音乐的人，是不会被任何客观条件改变的，我曾立志做那样的人，但是，就像许巍歌里唱的那样：在生存面

前那纯洁的理想，原来是那么脆弱不堪。

第53节：第六章 背叛(2)

在地下道的尽头，我沿着台阶上来，头刚刚露出地面的时候，我停住了，我要看一看这个城市，看一看这个繁华的世界，我想知道为什么它什么都容得下，唯独容不下一个孩子的梦想?

忽然，我匆匆沿原路跑回去，越跑越快，很多人回头看着我，我知道，只有在跑的时候，眼泪才不会掉下来，而是留在身后。

跑了很远，我气喘吁吁，拨通了一个号码。

"喂。"陈尧的声音传来。

"出来喝酒。"我虚弱的说。

"我上班呢。"

"出来喝酒。"

"怎么了你，没事儿吧？"

"出来喝酒。"

没等陈尧那边再说话，我就挂断了，来到了一个我们常去的饭馆儿，陈尧知道来这里，不用我说。

我要了一打啤酒，自己喝着，喝了很久，空瓶摆满了桌子，陈尧还没来。

我继续在别人诧异的目光中独自醉着，一杯杯啤酒一饮而尽，想吐的时候就再次用酒压下去，如此反复。

在饭馆儿人渐渐多起来的时候，陈尧来了，他说："刚下班。"

"别说了，先罚一杯。"我笑着说，在椅子上晃晃悠悠的。

陈尧端起酒喝了一口，又放下，问我："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别问，今天就喝酒，不醉不归。"

"你都醉成这样了，也该归了，走吧，我送你。"

我使劲的甩开陈尧上前拉着我的手，说："哥们儿没喝够呢，服务员，再来一打燕京！"

"别喝了。"

"不行，今天就是要醉！"

说完那句话的时候，我趴在桌子上吐了起来，污秽物溅在我鞋上都是，可是我一点都没觉得脏，只觉得难受，胃里也难受，心里也难受，我听见陈尧去结账，想阻拦，却说不出话。

我在陈尧的搀扶下向外走去，刚出饭店门，我脚下一软，跪在了地上，怎么也站不起来。

我只能费力的抬起头，看着对面繁华的街市，心里一酸："北京，我给你跪下了，我玩儿不起了。"

我没出息的哭起来，看着陈尧的脸，在这城市的灯火通明下，陈尧的表情我已经看不清，也听不到他嘴里说的话，只看到嘴唇上下翻动，这城市在一瞬间，被我按下了静音键。

来来往往的车水马龙，匆匆行走的人，你们要去哪?

不知何时，在我恢复意识的时候，我已经和陈尧在一座天桥上，我坐在冰冷的地上，陈尧站着抽烟。

过来一群十七八的小孩儿，也都叼着烟，走过我们面前的时候投来挑衅的目光。

"看他妈什么看？滚！"我低声说道，陈尧这才发现我清醒了。

"操你妈，你再说一遍！"带头的一个长毛过来问我。

"滚！"我应了他们的要求又说了一遍。

第54节：第六章 背叛(3)

那长毛到不含糊，对着我脸就是一脚，现在是天黑，陈尧也看不清我的脸被踹成什么样了，不过我估计肯定一脚印。

后来陈尧证实了这一点，他告诉我我脸上还有一个阿迪的印儿呢，也不知道那孩子穿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扶着天桥的栏杆想起来还手，可刚站起来，又"扑通"一下摔倒了，酒喝的太多，我根本站不稳。

随后那群小孩儿乱七八糟的踹在我的后背、屁股和腿上，陈尧大喊着拉架，可是根本拉不住，我下意识的抱了一下头，感觉一个冰冷的鞋底又踩在我的手上。

等那帮小孩儿打够了，我听见那个长毛说走，接着我肩膀又挨了一脚，还有不知道谁的一口痰吐在我头发旁边，真他妈恶心。

他们都走了以后，陈尧扶我起来，问："没事儿吧？"

我笑了笑。

"喝多了吧，闲得你，惹什么事儿啊？"

我依然没说话，就是笑着，想想那帮小孩儿和我几年前一个操行，在别人眼里，那是一帮问题青年，可是我觉得，十七八的时候就应该这样，我们的棱角，都停留在这个年龄，慢慢的，社会会磨灭它，而在它被磨灭之前，就应该尽量锋利。

那些孩子，再过几年，也许也会像我一样低头行走，只是他们现在并不知道。

我终于还是告诉了陈尧今天唱片公司发生的事，陈尧听完却说："如果是我，我会因为得到这个消息而高兴。"

"可是音乐不是手段，如果音乐变成了迎合庸俗的产物，那并不是真正的音乐。"

陈尧深吸了一口烟，对着天空吐去，想了想说："这就比如你每天都用干净的抽水马桶，已经习惯了，见到农村那种砖头垒的厕所就觉

得脏，觉得根本不是人上的，可是当有一天，你真肚子疼的受不了，身边只有这样一间厕所，还是得去，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蹲在那儿也挺舒服的，也不觉得脏了。有时候做决定只是一念之差，看你怎么对待，明白吗？"

陈尧低头看着我，我说："明白，就是觉得有点恶心。"

我曾经写过一首诗，后来变成了我一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

默默流淌的爱情
它们是紫色和黑色的
哥特般的
悄然存在
每一段伤感背后
不一定总有凄美的故事
但总有凄凉的人
天使即使被折断翅膀
也不会堕入凡间
为何让别人也生活在
我们营造的氛围中
为何让别人跟着自己一起哭
为何不独自上路

写这首诗的时候，我睡在监狱里肮脏的床铺上，内心绝望，却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监狱里什么人都有，我不知道该对谁诉说我的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悲伤，也许有人正承受着比我更大的痛苦，只是他们缄默不言，我们在别人眼里，都是傻子。

第55节：第六章 背叛(4)

我想说的是：快乐可以彼此分享，但对方不一定快乐；悲伤却只能独享。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靠回忆生活，跟着记忆里的人和事傻笑或流泪，在那些冗长的回忆中，我丢掉了当时的现在。

我也不知道，回忆究竟能过支撑我多久，但即使我记得二十年来发生的所有事，也不够我再活二十年，如果想活下去，就要为以后多留下些回忆。

可是如今我生活的每一天，只有燃烧掉的长长的烟灰和越摞越高的酒瓶。

当然还有越来越多的，源源不断的眼泪。

那么现在，回到现实吧。

我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熟悉的天花板，头依然很疼，昨天的酒还没有彻底的醒过来，我下意识的去枕边找烟，没有，我忽然心里一惊，从床上起来，这里是娜娜家！

我怎么在这?

娜娜听见了动静，进来笑着看着我说："谢天谢地，你终于醒了，看看几点了？"

我才不关心几点，我问娜娜："这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我昨天跟陈尧喝酒来着，怎么糊里糊涂的就跑这来了？"

娜娜摆出了一个怪异的可爱表情说："陈尧送你来的，那时候也不知道你是睡着还是醒着，低着头趴在他背上，嘴里还嘟囔着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我们就把你扔床上了，你还吐了呢，我自己收拾的，陈尧也不帮我，直接走了。"

我努力搜寻关于昨天的记忆，但只能停留在陈尧那一段关于厕所的言论上，后面发生什么，我也想不起来了，估计是跟那几个十七八

的小孩儿较劲之后，我又失去意识了，看来昨天是真喝大了，而陈尧肯定还以为我住在娜娜家，就给我送了过来。

我穿上衣服，对娜娜说："我得回去了。"

"吃过饭再走吧。"

我刚要开门的手忽然停在半空。

这句话让我心痛，那是娜娜的挽留，挽留我和她失去的幸福，脆弱的、歇斯底里的挽留。

"好吧。"我说。我不能让她再难过。

娜娜果然准备了很多东西，我却一口也吃不下，胃里不舒服，刚咽下的东西总要翻上来，可是看着娜娜这么精心准备，我只能勉强吃下几口。

我说了一句话，当时要是另一个我坐在旁边，准抽自己，我说："娜娜，你别难过，我们还是朋友。"

娜娜的筷子掉在地上，又滚出去好远。

她从嘴角挤出僵硬的笑容，弯下腰去捡。

捡起来筷子，娜娜却蹲在地上，仰着头看着我，"艾熙，别这么说，你是我的爱人，尽管不在我身边。"

我还能说什么？我即使再自私，也不会无耻到摧毁一个女孩儿坚守的小幸福，自怜自艾的满足，可是娜娜，你何时才能从这里面走出来呢？

第56节：第六章 背叛(5)

吃完饭，我又穿上外套，娜娜知道这次已经没有理由留下我了，本来我昨天的突然出现对她来说就是一种安慰，也是一种伤害，可是，都过去了。

站在门口的时候，我想说一些道别的话，但是娜娜似乎看出了我的意图，她用食指压住我的嘴唇，"艾熙，什么都不要说。"

我怔在那里。

娜娜又在我的嘴唇上亲了一下，装出甜蜜的样子："老公，要记得准时回家啊。"

我点点头，又笑了笑，笑得很假。

娜娜，这是我陪你演的最后一出夫妻戏吗?

娜娜的生活就像是一出舞台剧，演员、导演，甚至连造型师都是她自己，在脑海里编好剧本，等待着一声"开始。"

那一出舞台剧，上演着娜娜渴望的爱情，对于现实而言，娜娜更愿意欣赏自己的这出戏，那让她满足，甚至连落幕的悲伤都让她感觉有所收获。

而我们呢？我们究竟是在现实中生活，还是在另一个地方，自己搭台唱戏?

我想给靖文打个电话，可是在身上翻了翻，电话不见了。

我想，也许是忘在娜娜家了吧，可是我根本没有勇气回去拿，那就留在那里吧，作为戏里的一个道具。

找到一个公用电话，我拨通靖文的号码，听到了一声急切的"喂"。

"是我，我昨晚喝多了。"

"我担心死了，一夜没睡，你昨晚在哪住的？"

"陈尧家。"我惯于说谎。

"快点回来吧，我去睡会儿，困死了。"我听见靖文疲惫的声音。

挂了电话的瞬间，我觉得自己很幸福，每个人对幸福的要求不一样，昨晚我还觉得自己活得痛苦，梦想破灭，但是现在想想，又有几个人能像我这样始终有关心自己的人存在，不管自己荣华富贵或是一贫如洗，始终如一的支持着自己，爱着自己，有多少人要羡慕我的生活？

面对人生，我忽然发现，如果总是觉得很苦很累，无法满足，就重新调节一下标尺，换个角度，活着其实挺好。

我刚要走，又拿起电话，给陈尧打了过去。

"喂。"

"我。"

"哦，没事儿了吧？"

"嗯。"

"你手机在我这呢，忘了给你了。"

"哦。"

"靖文昨晚打电话，问你在哪？我说没见过你。"

我一惊，心想这不穿帮了吗，忙说："她打谁的电话，你的还是我的？"

"打你的我没接，又打的我的。"

我松了一口气，但是这还是让靖文知道我们两个当中有人在说谎。

"你来拿电话吧，我就在娜娜家附近。"

陈尧告诉我他住的地址，距离娜娜家里只有几百米。

把电话给我的时候，陈尧说："我不知道你和靖文和好了。"

第57节：第六章 背叛(6)

我说："没事儿，这不怪你。"

陈尧低下头，又突然抬起，目光锐利的看着我。

"怎么了？"

"艾熙，为什么你要这么贪心？"

离开的时候，我依然在想陈尧话里的意思，也许他以为我一直在占有着娜娜和靖文两个女孩儿，娜娜是他深爱的，这样做无疑狠狠的伤害了他。

我不想解释，再怎么解释，伤口都是伤口，话说的再多也不是止痛药。

我翻开手机的相册，娜娜的照片全部被删掉了。

与此同时，我接到了戴鹏的电话，戴鹏在那边迫不及待的告诉我一个消息：他和刘菲菲好上了。

具体过程是这样的：那晚我们两个在发廊见到刘菲菲的时候，戴鹏在我睡着之后的确没闲着，事后他问刘菲菲多少钱，刘菲菲说你是艾熙朋友，就给你打个折，两百八十八，数也吉利，戴鹏给了钱，刘菲菲刚要穿衣服，戴鹏又说，我和艾熙不是一般的朋友，要不你再送一次吧，以后我多给你往这里领人还不行吗？刘菲菲想了想，觉得做生意要从长远考虑，当年比尔盖茨、沃尔玛、洛克菲勒都是这么干的，不能贪图眼前利益，自己一定要跟名人学习，与世界接轨，于是毅然决定再送戴鹏一次免费的。

戴鹏这个人，连吃馄饨送的免费辣椒油都要全部吃掉，更别提这事儿了，那叫一来劲，也不知道怎么了，可能因为酒喝多了没有麻痹了神经，做了很长时间也没感觉，一直坚持到刘菲菲像片场的导演一样大喊一声"停！"

戴鹏还真听话，毕竟是免费的，自己说的不算。

"怎么了？"戴鹏问。

刘菲菲说："免费的你也不能可劲儿来呀，商场里免费品尝的茶水饼干还有限制呢，更别说我一个大活人了。"

戴鹏不好意思的笑了笑，穿上衣服。

打那时候起，戴鹏就对刘菲菲心生好感，究竟这好感因何而来，我也不知道，但凡遇到我解释不了的问题，我就会说：人本来就是奇怪的动物。

在我和靖文回北京后没几天，戴鹏又去找刘菲菲，和上次不同，这次刘菲菲店里生意很好，他一进去，还有一个男的洗头呢，两个等着的，戴鹏为了表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大喊道："刘菲菲，我来了。"

不料刘菲菲慌忙抓着戴鹏的衣服往外走，到了门口，戴鹏问怎么了，刘菲菲说，不能叫她的真名，干他们这行的，和明星一样，都有艺名。

"那你艺名叫什么？"戴鹏问。

"凯蒂。"

"怎么还起一英文名？"

"你不知道啊，我们这几个姐们儿都有英文名，她们没文化，还找了本英汉词典去后面查姓氏表，我这是自己想到的。"

"你怎么想到的？"

"凯迪才能拉客啊。"

第58节：第六章 背叛(7)

"嗯，要不怎么说你们是车呢。"戴鹏赞叹。

"滚，别闲扯了，告诉你啊，以后叫我凯蒂，不能叫刘菲菲。"

从此以后戴鹏和凯蒂就熟上了，还能享受到买三赠一或一周买五赠二的待遇，差点就办会员金卡了，后来戴鹏说："我天天往你这跑，还不如你住我那算了，我也看了，你除了我没什么客人，要不你别干了，跟我好吧。"

俩人就这么好上了，人真是奇怪的动物。

挂了电话，我笑了出来，这样挺好，戴鹏是个好人，只要真心喜欢，不管对方原来是做什么的都不在乎，刘菲菲也是，表面上自甘堕落，其实内心纯洁。

爱，有很多种，但只要称的上是爱的，就没有丑陋的。

我和靖文也是爱，狂热的、赤裸的爱，很刺激，也容易带来伤害。

回去的时候，靖文真的在睡觉，我也不记得这是第几次当我走进一个屋子，等待我的女孩儿已经睡着，只是这个女孩儿有时是靖文，有时是娜娜。

靖文有个毛病，每次睡觉都踢被，多大的被都不够她踢的，后来我们就盖两床被子，可是还是免不了她侵入我的地盘，把我的被子踢走，好几次我都想郑重其事的告诉她：靖文，我的地盘，我做主。

这次靖文又把被子踢到脚下，我笑着看着她，如果我能走进她的梦该多好啊，我想告诉她我有多爱她，让她在梦里流出眼泪，第二天清晨发现枕边是湿的，却不知道为什么哭，为什么感动。

我去找杯子倒水喝，轻微的响声却惊醒了靖文。

"回来了。"

"嗯，你睡吧。"

"那壶里没水了，我再给你烧点吧。"

"不用，我自己烧就行，你睡吧。"

也许那个微不足道的谎言根本就不值一提，我已经不再担心，反而为如何对她解释唱片公司的事情发愁。

我拿着水杯，站在屋子中间一动不动，靖文看出了我有心事。

"怎么了？是不是公司那里有事？"

我把嘴唇靠近杯沿儿，轻轻吹了吹。

"艾熙，有什么事情你就告诉我，我们一起想办法，总会解决的。"

我缓缓的喝下一口热水，烫的我舌尖儿都麻了。

"你倒是说话呀！"靖文喊了出来。

我转过身，背对着她："靖文，我想我应该找一份正经工作干了。"

随后的一个小时里，在两杯热水，一包烟的陪伴下，将一切事情娓娓道来，最后我告诉靖文："我终于明白了，以前说的什么梦想啊纯粹就是扯淡，现在梦醒了，该找一份工作让自己活下去了。"

"给我根烟。"她说。

我从烟盒里抽出最后一根，给她点上。

伴着靖文长长的一生叹息，蓝色的烟雾喷薄而出，靖文望着天花板，缓缓的说："从头开始吧，艾熙。"

第59节：第六章 背叛(8)

"从头？哪是头？"

"拿着你的CD，像当初一样，再去找一家唱片公司。"

我笑了，越笑越大声，靖文把视线从天花板上移到我身上，怀疑我是不是被刺激疯了。

可是我没疯，我很清醒，从来都没有这么清醒过，一切事情仿佛都被我看穿，我告诉靖文："每一家公司都是一样，他们与我的梦想背道而驰，他们只等待我的低头，而永远不会对我和我的音乐妥协，我的梦想、我所执着的那些纯洁的东西，要被他们加工，变成讨人欢笑的废品，我不希望这样，不希望被践踏。"

靖文不再说话，也许她在想什么，可是永远不会让我知道。

那天以后，关于音乐和梦想的事情就再也没有被提起过，我在家颓废了几天，打电话、翻报纸、上网，没有我能干的工作，我一筹莫展，倒是烟越抽越多，小小的烟灰缸一会儿就被我塞满了。

我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老爸，也许他正等着我给他赚几百万呢，戴鹏也许也正等着买我的专辑呢，这么大的落差，我怎么解释，又怎么好意思让他们跟我一起承受。

我每天不修边幅，饿了就吃困了就睡，一天一混就过去了，和靖文的话也越来越少，有时我发现她经常看我看过的那些登招聘广告的报纸，就问她看这干嘛，靖文告诉我：摊上我这个不争气的，她自己得争点气。

每次她这么说我就很生气，谁又不是蒸汽机，哪来那么多气可争，再说我这不是找着工作呢吗，本来我就没上过大学，还有前科，哪有人要我啊，除了会弹吉他唱歌，几乎没有特长，我到现在还没饿死就是奇迹。

我依然在不停刷新着奇迹，没病没灾的活下去，如果心病不算病的话。

陈尧还是那么宽容，尽管我没跟他解释关于娜娜的任何事，他还是原谅了我，并且成为我失而复得的最好的朋友，天天陪我喝酒，我每天烂醉如泥的回来，有时还高兴的唱着歌，什么歌都唱，就不唱自己写的歌。

直到有一天，我哼哼着小调回来，发现靖文又不在了。

又一封信摆在了桌子上，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却不再慌张。

酒喝的太多，我打开信也只能模糊的看见上面的字，短短的一封信我却用了二十分钟才看完：

艾熙：

这是第二封信了。

我不想再说什么矫情的话，你变了，变得让我认不出你，不再是以前那个富有激情，怀揣梦想的艾熙了，你对现实绝望，自甘堕落，你让我开始讨厌你。

你在监狱的时候，我为你苦守三年，因为那时候我坚信，我爱的艾熙是一个不会让我失望的人，我一直在等待，等待你功成名就的那一天，可是那一天不会来了，曾经的艾熙却走了，那么，我也没有理由留下来。

还是一句再见，但是，我也不再祝你梦想成真了，没有梦想，何谈成真。

靖文。

不知为何，我笑了。

信纸被我团成一团握在手心，躺在地上，我像一个死人一样睡去。